

掌 砂 母

著 羽 白



白羽著

技擊長
篇小說
毒

砂

掌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毒砂掌

實價

(以埠酌加郵匯費)

著者 白

發行人 張

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

特約經銷處

星嘉坡明咭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
南 京 敬 敷 營 大 陸 書 局
怡保 戲院街 大同書局

技擊長篇小說
毒砂掌目次

第一章 洞房談寶劍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南訪獅林觀路逢黑少年……………二三

第三章 客窗互窺測……………四九

第四章 荒林雨下門疑兵……………七三

第五章 女俠雙比劍玉面留痕……………九一

毒砂掌

(續獅林三島)

白羽作

第一章 洞房談寶劍

江南鎮江碼頭，泊着兩艘官船。新任江北五河總兵官，姓陶字紆奇，新由吳淞口副將，調署本鎮，乃是陞缺。陶鎮台攜帶眷屬，循水道北上赴任，路經鎮江，停舟拜客；少年壯士玉旛杆楊華偏巧在那天到碼頭上訪問朋友，和陶府舊僕相遇。陶鎮台和楊華之父本是通家至好，交誼素篤，據陶僕說：老爺時常惦念楊少爺哩。楊華便寫了一份年家子世愚姪的名帖，匆匆備禮，去到行轅修謁道賀。

陶總兵立即接見，快談良久，又把楊華引到妻女面前，給介紹了。笑對陶夫人說：「夫人您看，這就是楊靖侯楊大哥的哲嗣，十幾年沒見，他已這麼高了。」陶夫人欣然道：「你就是華少爺，我真正認不得你了。你還記得孀子麼？你母親可好？你今年多大？」楊華欠身答道：「家母託您福很壯實，小姪今年虛度二十九歲了。」陶夫人道：「吶，你都二十九了，你媳婦兒不是劉知府的女兒麼？你們有幾個小孩了？」楊華道：「小姪的元配劉氏，數年前已經患病死去，只拋下一女，也夭折了。」陶夫人道：「吶，這是怎麼說的，那麼俊俏的一個人，怎麼竟會短命呢？你沒有續上麼？」楊華道：「近來小姪剛剛續娶。」陶夫人道：「是誰家的姑娘，也是咱們紳官人家吧？」陶答道：

「娘家姓柳，是尋常百姓。」陶夫人道：「要進門多少時候了？」答道：「秋初剛辦完事。」陶夫人又問：「是在老家辦的事麼？新娘子人才怎麼樣，我們楊大嫂子也很喜歡吧？」楊華道：「新人也和前室差不多，小姪是在鎮江辦的事，家叔父主的婚，家母沒有出來，家母此刻還在原籍呢。」陶夫人又問：「你這位新娘子呢？」回答道：「現時還在此地。」

陶夫人笑了笑說道：「你們兩口子大概想在外邊過吧？」楊華答道：「小姪目下正打算把新婦送回原籍。成婚之後，家母還沒有見過她呢。」這陶夫人雖是貴婦，依然絮絮叨叨，問長問短，談的話一點正事也沒有。楊華很客氣很耐煩的答對着。陶總鎮吸着水烟，面對楊華，向夫人說道：「仲英現在還沒有做事，不夷不惠，坐令韶光虛度，不是我們簪纓人家所宜有的。我打算邀仲英到衙門去，給我幫幫忙，就便遇上保案，也可以幹父之蠶，克紹箕裘。……我聽說你跟江湖上的人物結納，風塵中多有屠沽奇士，固然很好；只是這種人難免有作奸犯科的。况且目下祕密會幫很是跳梁，你們年青人，交友不可不慎。」說得楊華蹙蹙起來，他現在這個繼室娘子就是江湖人物。陶夫人從旁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，華少爺若肯跟老爺到任上去，又比純甫強多了。純甫究竟是老爺的內親，恐怕落閒言。華少爺，你現在不是沒有做事麼？你本是陰生：你跟我们上任，幫着你二叔，忙忙；遇上機會，把你保舉上去，憑你這樣人材，一定是一員虎將。你不要在外頭瞎混了。」

楊華見陶總兵夫妻意氣懨懨，頗有尤意。他自己也曾盤算過，年當少壯，也該勵志功名，真個的在江湖上浮游一世麼？陶鎮台眼望着他，似要等他回答；他便欠身肅對：「既承叔父大人不棄，小姪理應遵命効勞；只是小姪還有一點私事羈身，不能立刻追隨大人赴任。我有志在半年後再去，但我想叔父大人此番榮擢，一到五河，接收整飾，處處需人，忙的時候小姪不能去；不忙的時候才趕了去，小姪心上覺得不安。小姪爲此猶豫，我還能在叔父嬖母面前說客氣話麼？」

陶鎮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是不能即刻動身……」底下的話沒容講出來，陶夫人就笑着接過去了，說道：「你有甚麼私事？你別是新娶了媳婦兒戀家吧？你不會把姪媳婦也帶到任上去嗎？」說得楊華忸怩起來，連說：「不是，不是爲這個。」陶總兵也笑了，仰臉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五河卸任的總兵，跟我也都是老友，預料盤交營底，點收官項，還不致有甚麼麻煩，你既一時不克分身，那麼半個月以後呢？……半個月還不行，那麼索性到明年春正呢？」

楊華至此再不能推託，立即站起身謝了栽培。陶紆青笑道：「我也不給你下聘書了，你也無須道謝。我有兩個缺，打算給你留着，一個是營務處幫辦，執掌軍紀軍法；一個是教練官，訓練士卒。營務處是文，教練官是武，隨你挑選。」轉顧夫人道：「還有總文案的事，胡道台給我荐了一位紹興老夫子，聽人說他奏牘上並不怎麼樣，只會尋常的八行和檄札咨稟罷了，我還想邀純甫幫辦文案。」又談了一陣閒話，楊華告辭，陶

總兵親送出行館，到了門前，楊華緊行數步，回身拜別。陶總兵含笑拱手道：「我們明年春初再見吧。」在鎮江酢酬三兩日，陶總鎮吩咐開船，過江寧拜客，又捱擗數日，卽轉赴江北五河就任。

楊華回轉鎮江府城寓所內。小樓一角，上下四幢，這是楊柳夫婦新婚的洞房。這洞房可算是玲瓏小巧的家，室中院內鋪陳一新，娘子柳葉青就在樓上，由師兄魯鎮雄撥來一僕司關，一婢執炊。新娘子柳葉青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滿頭珠翠，穿綉花鞋，繫百摺裙，頗有新婦的模樣了；只是說話大嗓門，走路大灑步，沒很改過來。她的嫩白的手，依然是玩慣了刀劍，不會拈針走線，她的衣鈕開了綻，她依然着急。她學不會繞縫連連，做了幾個月新婦，只學會炒雞蛋。

玉簫杆楊華拜客回來，來到家門，扶梯上樓，小婢掀帘子說道：「二爺回來了。」新娘子小步走過來，立在新郎身邊，等候着接那要脫還沒脫下來的馬褂。小婢也趕過來，等着接帽子，再泡茶水。楊華自喪元配，孤踪漫遊，自己服侍慣自己；到此日膠弦重續，再溫室家之好，又回到溫柔鄉了。新娘子努力學乖，勉主中饋，儘管上床不能剪子，下床不能鏟子，可是爲妻之道，正從師嫂那裏偷學着呢。閨房之中，她居然也能陪笑說話，看丈夫眼色行事了。只是不要遇上事，遇上事一忘情，她還是情不自禁，獨斷獨行。楊華抬槓。她服侍着丈夫，脫去了長衣；她等着丈夫坐下了，她也坐下來陪着，然後問道：「見過了麼？」答道：「見過了。」問道：「這位鎮台跟你說了些甚麼，

還很親近嗎？」楊華道：「當然很親近，我們本是世交，你猜他對我說了些甚麼話？」柳葉青道：「我怎麼會知道？我又……」本想說我又不是姻蟲，覺得這話又像耍抬槓，連忙嚥住了。她自出嫁以來，由上轎前半月起，她的大師嫂不知跟她說過多少回話，她的父親鐵蓮子柳兆鴻，也告誡過她許多許多話。婦人以柔順爲正，姑娘應當把耍刀劍，闖江湖的習氣收一收。現在是另家就親，却也很好。趁這機會，練習練習，將來回家，好侍候婆婆，應付妯娌；再不可照從前耍小性，動拳動劍了。做女人的要敬愛丈夫，丈夫越寵愛自己，自己更要柔和。況有現成一個情敵李映霞姑娘擺在這裏，你硬折腰頸，把丈夫撇轉來，不如拿柔情密意拴住他。做男子的都是三天新鮮，你要自己好好修飾，處處容讓着男人，他自然沒有別的想法了。像這些話真難爲了鐵蓮子，竟以嚴父之尊，儼作慈母之訓，屏人密語，倒像老虔婆似的嘮叨起來。若像起初，柳葉青那裏聽得入，但她和楊華已然經過波瀾，鐵蓮子過於疼愛女兒，甚麼細微的地方，都教到了；就是自己無法啓口的話，他也密囑徒弟，轉囑徒弟媳婦；翻開娘娘經，把柳葉青加緊教導了一回，兩回，許多回。像野鳥似的柳葉青，新婚洞房中居然入了籠，頗有閨閣之風，漸汰江湖之習了。然而這話只能粗粗的看表面，山河易改，人性難移，柳葉青當時雖然默默接受了老父的訓誡，日後免不了依然復發。

柳葉青陪着笑問道：「我真猜不出來，可是的，這位官老爺跟你說甚麼來着？」楊華道：「他要邀我到任上，給他幫忙去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你去不去呢？」楊華道：「去倒想去，只有一件難處……」忽然失笑了一聲道：「只是我捨不得你。」

柳葉青臉一紅，看了小婢一眼道：「別胡說，你倒是有甚麼難處？」楊華面色一整道：「難處多着呢，跟你也商量不出來，還是請岳父來吧。你是傻姑娘，你出的主意比我還餒哩。」遂命小婢傳話，教門房老張，到師兄魯鎮雄宅，去請岳父鐵蓮子柳兆鴻。

柳葉青道：「說真格的，你有什麼爲難的事？我父親前些日子還說呢，你都快三十了，你又是仕宦人家，在江湖上混，未免格格不投；若是還做官，也該想法子投軍謀事去了。我父親說，他和羅思舉軍門有點淵源，打算寫一封荐信，把你荐了去。可是他老人家又說，你家本是世代武職官，你們有的是門生故吏，何必做岳父的代謀。現在果然陶鎮台邀你去，這不是正好麼？」

楊華道：「你倒賢惠，你捨得我去從軍麼？從前有人作過一首詩：『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。……』」柳葉青道：「你才傻呢，你出門作事去，我不會跟了你去嗎？」楊華笑道：「你就忘了一樣，你還能騎馬麼？」柳葉青嗤的笑道：「你別看我在扭着走路，我是沒法子，他們全笑話我，我不能不這麼走。」說着把脚一抬道：「我們大師嫂又故意的給我作了這小鞋穿，我做了新媳婦，人沒受夾板氣，脚先受起來板氣了。可是遇上事，穿上我的鹿皮靴，照樣還能上房，騎高又算甚麼呢？」

楊華低頭看自己妻的脚，高底綉履，直擡起來，比平常小了一寸，又瘦又尖，真是

小鞋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怪不得你成天扭，你原來踩着寸子呢。算了罷，我不嫌你脚大，你還是把你那雙大鞋拿出來吧。你不會扭，你扭的一點也不好看。」柳葉青很不好意思的笑道：「你的嘴真損。咱們還是說正經事吧，我看你還是去好，我跟你去，我也算是上任的官娘子了。」楊華道：「想不到你也是着了官迷。你的脚能出門，可是你的肚子呢？」

柳葉青紅着臉說：「那碍甚麼事？」楊華道：「那正是要緊的事，你有了喜了，你自己還裝不曉得？你想你無緣無故的吞酸嘔吐，口味無常，你是懷着小孩了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你倒是老娘婆，沒有你不懂得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聽大師嫂說的，她是誑你的。」

夫妻闔房調笑，等候鐵蓮子。楊華又道：「老實說，我打算把你送回老家，我再出門。母親很想見你，你做兒媳的也該服侍她老人家兩天，也是做子女的道理。等你分婉了之後，我的事也許有了頭緒了，我再接你出來。你想我這一去，不過是幫忙，不見得準有職名；我把你帶了去，也不方便。」

楊華這一番話，柳葉青聽了，不由一默。半晌說道：「你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，你就走麼？」楊華道：「怎麼一個人，還有母親，還有嫂嫂呢。」

柳葉青不言語了，她的心眼裏不願意，可是這也是「爲婦順」之道，嫁雞隨雞，自己怎好說不願回婆家去。

楊華看着她的神氣，又道：「不然的話，你一個人留在這裏，你又懷着身孕，我去了也不放心。你難道說，已然出嫁，還到大師哥家寄住嗎？況且，寄居產子，也不像話。」楊華說着，聽柳葉青的回答，柳葉青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的，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了。楊華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要是帶着你回家，有我跟你做伴，就行了罷？」柳葉青徐徐說道：「我和婆婆還沒會見過面，你丟下我就走，我又不知道婆婆的脾氣秉性，我又不會做活做飯，又有一位寡居嫂嫂，……你也替人家做女人的想想啊。我現在就好比野鳥入籠，人家已經受着罪呢，怎麼你還把我送回小籠子裏去。」楊華道：「看這意思，你是決計不肯回我的家了。」柳葉青忙道：「二爺，您別窘我了，我拙嘴笨舌的，我可比不上人家李映霞李姑娘。我服侍你，已然不行，驀生生的，教我一個人回家。……」說着十分委屈，她就是沒哭罷了。那知楊華是故意嘔她。她越央求，楊華越慢聲慢氣的用話拿捏她。她窘得臉通紅，就要翻腔；可是在這個時候，外面咳嗽一聲，岳父大人鐵蓮子已經到了。

鐵蓮子長袍馬褂，手圍着核桃，剛剛進門，柳葉青便搶着說道：「爹爹您來了，您瞧，仲英要到五河口鎮台衙門做事去，他說他要把我一個人送回永城去。」

鐵蓮子微微一笑，楊華早迎着深深施禮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傅！」却不叫岳父，側身往上首讓坐，扭頭冲着柳葉青一笑。鐵蓮子還了半揖，小婢過來獻茶，他便就坐，接茶，含笑說道：「仲英！你找我有事嗎？可是你真要出門做事去麼？」

楊華道：「是的。」把謁見陶鎮台的事說，然後說道：「師傅您看，我這就去好嗎？」鐵蓮子先問明去就何職，次問何時到差，末後才問到家眷怎樣安插，帶去與否。楊華道：「小婿此行，只算是幫忙，名義好像是幕府文案，實際是做親信侍衛。小婿要請師傅，就為商量這事可就不可就；如果可就，青妹妹跟了去方便不方便，該怎麼樣安置她？」

翁婿商量一陣，鐵蓮子認為這也是個機會，當然該就。至於柳葉青，鐵蓮子說：「還是教她跟了你去，她手底下多少還行，可以做你的內助。」楊華向柳葉青笑道：「師傅你老還不知道，她此刻不便出門。」鐵蓮子問道：「怎麼呢？」楊華笑道：「青妹妹，你不用瞪我，這還能瞞着他老人家嗎？……師傅，您不曉得，她現在身子不方便，已經三個月了。」

鐵蓮子道：「哦！」不由欣然，便向女兒一望。彷彿見她眉毛稀疏的，肚皮雖未現形，可是聽她喘氣，打膈，似乎真像有孕了。這老人也不由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這個事怎麼還瞞着我？」柳葉青道：「您別聽他胡說，這是沒影的事，他信口胡扯！」鐵蓮子柳兆鴻又回頭來，面向楊華，以目光叩問虛實。楊華含笑一指柳葉青的懷，臉上神氣鄭重，並不似調笑。鐵蓮子又轉問女兒；柳葉青仍不承認有孕，並且說：「實在是胡猜，那天我吃东西沒吃舒服，吐了，他就抓住這一點，一口兒說我有了……」楊華道：「但是，你為甚麼又好吃酸呢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我本來就好吃酸的。」

夫妻倆一味辯論有孕無孕，鐵蓮子說道：「你們不用門口了，這很容易，回頭請一位郎中，一個穩婆來，診斷一下，不就省得疑猜了？……若是青兒真有了身子，那麼，跟着仲英一同上任，未免不方便。若是把青兒送回永城，也不大合適。因為，仲英你不明白嗎？她雖做了新媳婦，却是任甚麼不懂。任甚麼不會，那可真成了醜媳婦不敢見公婆了。何況你府上又有孀居婆母，又有一位孀居嫂嫂，我這女兒又是中饋之道一竅不通，你又不在家，她自然怕去了。」

玉簫杆楊華聽了，忙道：「青妹妹實是多慮，你不知我母親多麼慈愛呢，我嫂嫂更是好脾氣，我敢保她婢倆一定處得來。至於我母親，疼愛兒女的心，更不用說了。」柳葉青搖搖頭，忙要說話；鐵蓮子衝她一揮手說道：「是呀，正爲這些個緣故，青兒一到你家，上有慈姑，中有賢嫂，她却是烹調縫洗一無所能，姑嫂不肯責備，她自己却不能不要強，她當然要擔心害怕。她難道教婆婆嫂嫂做現成的飯給她吃麼？她自己的衣服破了，真格的找嫂嫂補縫麼？她現下正跟魯師嫂，加緊學習爲婦之道。你還看不出來麼？我們青兒是個要強好勝的人，她決不願做笨媳婦，她可實在是個笨媳婦，所以她不敢先回婆家。她是希望着學好了做媳婦的能耐，再回你們楊家去。……我說的對不對呢，青兒？」

柳葉青低着頭笑了，徐徐說道：「還是爹爹知道我。」向楊華瞟了一眼道：「你就不管不顧，一點也不體諒人家的苦處，你恨不能教我回家作癩子去，才好呢！」說得楊

華也笑了，回答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青妹你太多心，家中有的是傭婦婢女，那裏用得着你做生活？」鐵蓮子道：「仲英你是少爺脾氣，居家過日子，就有婢僕，你也要懂得那一套，才能支使得妥帖呢。」

楊華見鐵蓮子口氣很認真，忙改口道：「師傅放心，我只不過說說笑笑，逗青妹妹玩的。我現時不送她回家，就到將來，一定是我們倆雙雙偕同回去，斷不會把她一個人擱在家裏。我請師傅商量的，是這個事情到底該就不該就？如果該就，青妹該怎麼辦？是同去好，還是留在這裏好？還有一節，那把寒光劍，一塵道人中毒臨歿時，親留遺囑，手遞手贈給了我。他的徒弟獅林三鳥，貪圖鎮觀之寶，疑心遺囑筆跡是假；欺我人單勢孤，巧取豪奪，把我已經到手的劍，先扣留，後抵盜，硬給誣騙了去。這一件事，我實在不甘心；本來我是要北上邀助，尅期賭盜，一定把劍弄回來。又趕上忙着辦喜事，把事情耽誤了。師傅上次說，要邀同武林知名的人，以情誼前往索討，現在已歷多時，我們是不是現在趁着有空，就上獅林觀去一趟，把這一事先辦出結果來？現在要是不去，我到五河鎮署，一有官事羈身，可就沒功夫了。」

柳葉青立刻矍然的站起來，說：「對，我們得趕緊找獅林觀那夥子老道，把寒光劍好歹討回來，我們決不能吃這個虧。爹爹，咱們那天去呢？」

鐵蓮子嘆噓的一聲，笑了；笑得柳葉青羞地紅了臉。原來討劍之事，柳葉青最爲心急，最爲氣忿。只是這些天，她得意忘形，早把劍丟到腦後。她爲了和難女李映霞情場

爭敵，好容易把玉簾杆楊華尋轉，奪回，立刻洞房花燭，在鎮江趕着辦完婚禮。於是，楊華和柳葉青，得諧夙願，終證鴛盟；李映霞從情場敗落，變成了鐵蓮子的義女，現時隨鐵蓮子寄居在魯鎮雄家，做了客中客。女俠柳葉青可說是如願以償了，在新婚三個月期間，柳葉青和楊華曾經婚變，感情以磨難而愈增堅強，真個是男歡女愛，如鶼如鶼，把甚麼事都忘了；只覺得良宵苦短，兒女情長。直到此刻，楊華將要搜効軍門，即將別妻就業，女俠柳葉青這才想起了那把得而復失的寒光劍。一想起寒光劍，女俠柳葉青的一衝的性格又發作了。她迫不及待的詢問楊華：「我說喂，你上五河總鎮衙門，得甚麼時候去呀？」楊華微笑道：「甚麼時候把你安頓好了，我就甚麼時候動身去。」柳葉青立刻含嗔把身子一扭道：「問你正格的，你老跟我打岔，到底你那位老世叔陶總兵他教你甚麼時候去？」楊華答道：「他本教我半個月以內去，我說辦不到，他教我明年開春去。」柳葉青道：「開春去，那好極了，我們還有好幾個月的耽擱。我說爹爹，我們趁這時候，就上雲南獅林觀去一趟，找那什麼黃鶴，白雁，獅林三鳥，把寒光劍奪回來。跟你再到五河上任去，也還不遲。爹爹咱們那天動身？」

鐵蓮子柳兆鴻望着女兒，不由笑了。楊華也笑起來了，說道：「青妹妹真是炮仗脾氣，慣打如意算盤，看你這個意思，我們明天就動身才好。你也不管你能行不能行，也不管這路遠不遠。……」鐵蓮子道：「那都是小事，最要緊的是，我們不能這樣去。真格的咱們三個人一直登門，到獅林觀，硬去討劍嗎？咱們自覺理直氣壯，人家獅林觀也不

是泛泛之輩，人家也自然有點說處。正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事從兩來，莫怪一面，他們也許自覺很有一面理呢。這件事總還得託朋友先去道達一下，把咱們的理說開了，把他們的理駁倒了。然後我們趕了去，登門投帖，客客氣氣，以情以禮去討，這才是我們江湖上有名姓的人物應該走的路數。我們不能那末冒冒失失，任着性子，一衝兒去幹。」

柳葉青很不願意的說：「您還要跟他們講理，可是他們毫不跟咱們講理。華哥憑白教他折了一下，您反倒託人情去向人家說好的去，您不嫌太懦弱麼？」

鐵蓮子哈哈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江湖上還沒有人敢說我鐵蓮子爲人懦弱的，也只有我的女兒挑剔我罷了。獅林觀一塵道人是南荒大俠，跟我也是彼此知名，彼此欽慕的朋友；他不幸中毒死了，只許他的後輩對我的門墻無禮，却不許我找上門欺負他的門弟子去；這是從情誼上講。若單講勢力，就憑咱們爺三個，堵着人家門口硬去討劍，豈不欺人太甚？他們也栽不起，我也不願担這個名。況且強龍不壓地頭蛇，一人不鬥二人力，我們一定要託一兩個熟人，先去關照一聲。只要咱們有理，走到那裏，也說得出去。依我的意思，這一檔事，不一定一上場，就抓破了臉，我們要看事作事。我要到雲南獅林觀，邀出南方江湖上知名人士，給我們兩家評一評理，硬拿面子拘，也許把劍順順利利弄回來。這比持強硬奪，不但面子好看，而且多少還能要得回來；教江湖上評論，也說咱們有義氣。若拿武力硬奪，那我們可就以『失而復得』爲榮。他們必以『得而復失』

爲羞，倒擠出糾紛來，反而不好了。仲英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玉簫杆楊華連點頭說「是」，又道：「上月師傅不是說已經託過人了嗎？」鐵蓮子道：「是的，我曾經託過銅陵的駱祥麟，駱祥麟和獅林三鳥的第二鳥尹鴻圖，按交情是論爺們的，尹鴻圖還算師侄。我的辦法，原是等你們結了婚，稍爲閒一閒，我就帶着仲英，先找老駱，次找雲南武林人物，把事情說開了，再到獅林觀，去拜訪三鳥，謝黃鶴，尹鴻圖，耿白雁。」又笑着對柳葉青說：「這却用不着新娘子你出馬，只由我和仲英兩個人去就夠了。還是那句話，我們拿着一塵道人臨死的遺囑，要求三鳥履行亡師遺教，退還寒光劍，認仲英爲師弟。這樣有武林人士從旁作證，方才彼此不傷體面，我們就把劍要得回來了，他們也不顯着丟人。」

楊華聽了，覺得也對，柳葉青臉上帶出不悅來了。鐵蓮子柳兆鴻又道：「我本打算等你們婚後，過個三五月，就騰出功夫去辦。現在仲英你既然要從戎作幕，我們就該提前趕緊預備，趁你沒上任，先走一趟。把此事趕快辦個了結，你們夫妻倆也順氣了，也安心了，我老頭子也就可以歇歇了。姑奶奶若不挑眼，若肯依我的打算，我和仲英儘十天內，打點動身。不過，這件事情，很耽誤時候。你想，雲南獅林觀，距離此地夠多麼遠，託人討劍，又未必那麼順手。雖說我們決以情討，仍然預備拿武力做後盾。那麼，三個月功夫，只怕不能打來回。由咱們鎮江先上雲南，再折回來，就得兩個多月。何況邀朋友，討期會，見面接頭，未必樣樣順當，反正波折是少不了的；哼一個弄不好，

就得折騰半年。你也須防備獅林三鳥，不在本觀呀。他們此時恐怕正忙着給他們的師傅尋仇報怨，未必準在獅林觀等候咱們。還有青苔關獅林下院，是耿白雁的住處，也是仲英失劍的原地點，我們也得去探探，至不濟也得託人去摸摸。你看，這麼着也得要半年的長功夫，才能專心辦這一件事，姑奶奶，你還衝我翻眼珠不？你只一盤算，就不會再怪你爹爹故意磨蹭了。」

玉旛杆楊華聽完這一席話，還不怎樣；因為他深知這一番討劍，勢必大動干戈，大費口舌。那女俠柳葉青却聽得雙蛾緊皺，很不耐煩起來。半晌才說：「真格像您說的，這麼麻煩麼？依我看，有兩三個月的功夫，足可以完結了。」

楊華笑道：「本來是麻煩事，你嫌麻煩也不行啊。」柳葉青道：「哼，這麻煩還不是您老人家找出來的。那麼大的人，竟會上人家的當，自己還有臉說呢！爹爹若不攬在身，憑你一個人，你就乾瞪眼，挨人家的窩！你能夠激請能人，前去討劍嗎？」玉旛杆楊華道：「是是，我本來是飯桶，若沒有師傅幫忙，我一個人真不敢去。不過呢，說出來不怕你見笑，我這個笨貨，也倒有一點笨打算。你要知道，我上回到紅花舖，本來就是爲了邀人，前去打賭盜劍。盜來盜不來，當然像我這樣的笨貨，決不敢說有把握；但是你不能說，我吓破了胆。連獅林觀也不敢望一眼呀。……」

楊華還要往下說，柳葉青故意用鼻孔哼了一聲道：「久仰久仰，楊二爺是好漢，可就是一遇上耿白雁，就讓人耍得像傻三似的。你也不用吹，反正爹爹若是不去，光憑你

一個人，我保管那把寒光劍弄不回來。」

楊華道：「當然我弄不回來，若弄的回來，當時還丟不了呢。青姑娘不用挖苦我，現在師傅要帶我前去討劍，你敢跟我們去嗎？」

柳葉青竟站起來，說聲道：「我怎麼不敢跟你去？別說是獅林觀，只不過一羣老道罷了，就算是龍潭虎穴，皇宮寶殿，我柳葉青只憑一口劍，一個人，也敢去闖。你不用瞧不起我，你要明白，江東女俠四個字不是憑空得來的。」

兩口子拌起嘴來，楊華堅決的說道：「好漢莫誇當年勇，咱們說現在。現在反正你不能上獅林觀！」

柳葉青道：「你不用嗔我，我一定能上雲南去，我一定要上獅林觀，會一會那一羣白雁呀，黃鶴呀！就算他們有九頭鳥，我也要鬥鬥他們去。」楊華道：「姑奶奶別吹，這一場反正你去不了。」柳葉青說道：「憑什麼我去不了？」楊華道：「你不同穆桂英，穆桂英大破天門陣，陣陣要到，你能成麼？」柳葉青道：「你隨便怎麼說，我也要去；我就是穆桂英，我偏陣陣要到。」楊華道：「你比穆桂英，只怕差點兒比不上！」柳葉青道：「我偏比得上。」楊華道：「穆桂英破天門，陣前產子，末一陣把小孩生在戰場上，難道你也要跟她比嗎？」柳葉青不由紅了臉，啐道：「你可惡！」

小倆口子鬥口，越鬥越不像話，終於楊華抓住了柳葉青的短處，呵呵笑道：「你真夠穆桂英，你真要懷着身子去討劍嗎？你一想情願，師傅，你老也讓她去嗎？」

鐵蓮子把面孔一板說道：「青兒，你鬧甚麼？這用不着你去，只由我和仲英兩個人去好了。」柳葉青撇着嘴道：「爹爹不教我去，我也不放心。」又瞪楊華道：「你不要瞎說，我實在沒甚麼，我能夠出門，你不要故意驚我。」楊華得意的笑道：「你真是去不得，你身子很不方便。」柳葉青道：「我去得，我身子很方便。」

這一句話把鐵蓮子也招得笑起來。說道：「傻丫頭，你就傻吧，你還要說甚麼？」柳葉青不言語了，但還是決計要跟了去，她不讓她父親和她丈夫二人前去；她留在家裏，她實在不放心，又警悶。她一定要親自也到場，然後才能安心。她不願做春閨少婦，坐在家裏，懸懸掛掛着外面的人。夫妻倆就這麼翻來覆去的吵，吵完了『單獨不回家』，再吵『偕上獅林觀』。招得鐵蓮子發起煩來，連聲說道：「不用逗口了，不用逗口了，你還是教郎中和穩婆來看一看，不就結了麼？」

第二天，真個的由大師兄魯鎮雄，陪來了一位名醫。名醫診脈，說道不是喜，乃是病，胃口上的病，故此吞酸，打膈。

柳葉青眉飛色舞，像得了勝仗似的，嘻嘻笑道：「怎麼樣，二爺？我本來身子方便麼。」但是第三天，大嫂嫂陪來一位出名的穩婆，這穩婆却根據她的四十年經驗，斷定柳姑娘是兩個月喜脈！

柳葉青瞪了眼，怒罵：「胡說。」玉藩杆楊華哈哈大笑說：「得……」但是柳葉青一死兒磨煩，教她一個人守空閨，決不幹。作新嫁娘這幾個月，已然悶

得她發慌；投奔獅林觀，打賭奪劍，決計不甘落後。於是乎她天天叮，日日央告，丈夫玉簾杆受不了，爹爹鐵蓮子也擔不清她這一味軟磨。鐵蓮子柳兆鴻忿忿的說：「你這丫頭一勁兒橫反胡鬧，我管不了你了，常言道：『嫁出門的女兒，潑出門的水，』你問你女婿楊華去吧。」

楊華意思是再找個穩婆或郎中，再給診斷一下，而柳葉青說甚麼也不幹了。她一定要以名醫的診斷非孕為憑證，作為偕赴獅林的藉口。

末後，鐵蓮子柳兆鴻另找來一位名醫，這位名醫診脈，也說非喜也，亦非病也，這位姑娘身體很好。於是乎柳葉青大喜，就此打定了父女翁婿偕同出門的準主意，江東女俠非常的感激兩位名醫，痛罵穩婆混賬。

江東女俠柳葉青趕緊的打點收拾，但是她的新房小樓一角，上下四幢，教誰給看守呢？

鐵蓮子說，就教我的乾女兒，李映霞姑娘搬來好了；柳葉青一聽，頓時搖頭。但是鐵蓮子又說，教李映霞任樓上，保管新房嫁粧；教白鶴鄭捷住樓下。照應門戶。這是一個陰謀私計。柳葉青恍然大悟，當然很贊成；玉簾杆又不願意了，却是說不出一個不字來。本來李映霞姑娘，人家是知府小姐，父死遇盜，遭了大難的，現在算是鐵蓮子的義女；而白鶴鄭捷（年已二十，尙未娶妻，）是鐵蓮子的徒孫，彼此沒一點關係。一個孤男，一個少女，柳老作主，居然教他們給人家看守空房，似乎不相宜。柳老有私意，欲

作撮合山；李映霞依人籬下，力不能拒；那個白鶴鄭捷却是個機靈鬼，他公然說出不願意的話來了。背地裏告訴師傅魯鎮雄和師娘，師叔楊華的家務事，別人干預不着，師祖硬要架弄我，要來個托樑換柱，我憑甚麼給人家擺佈着玩呢。給師叔師姑看家，份所應爲，憑空又拉上一個李小姐，李小姐是楊師叔救出來的，彼此又都是年青人，這如何使得，如何使得？

白鶴鄭捷很不滿意師祖鐵蓮子，鐵蓮子也自知他的私計，被鄭捷看破。結果，此議作罷。只可教李映霞，帶着魯府一個老嫗，住在楊柳二人的新房，代爲看家；至於照應門戶，就交給了司關的老張那個老頭兒了。却囑咐魯鎮雄，鄭捷，柴本棟師徒，隨時去照看。這樣安插着，鐵蓮子柳兆鴻，玉簾杆楊華，柳葉青柳研青，翁婿，父女，夫婦三口，就擇日上道。借訪獅林，專誠索討那把青鏽寒光劍去了。

翁婿父女三人，挾了一張弓，一囊彈，三十六枚鐵蓮子，一把雁翎刀，一根豹尾鞭，一柄青鋒劍，騎了三匹馬，由鎮江出發，踴躍西南行，第一步直趨江南荻港，再轉赴銅陵。他們先找一個朋友，就是鐵蓮子十數年前的舊交，武師駱翔麟。這駱翔麟，既和柳老爲患難舊交，又與南荒大俠獅林觀主一塵道人，有很深的友情。獅林三鳥的謝黃鶴，尹鴻圖，耿白雁，都跟駱翔麟論長幼，而且他們又是祕幫的同道。鐵蓮子爲了這把寒光劍，兩月前已託便人，給駱翔麟去了一封信，駱略打聽獅林三鳥近來的行藏。又問駱老：一塵道長在老河口遇仇人，遭暗算，中毒慘死，兄台是否知詳情？隨後又告訴

駱老：小女研青已選得東床，婚後不日將攜婿南訪銅陵，拜見老友，請推屋愛，多多關照，多指教自己這位嬌客。並且還有一件要事奉煩望勿推却，望速賜覆；含着有邀助之意。此信發出五六十天，竟未如期獲得駱老的答覆，也不知是否洪喬有誤，也不知駱老是否此刻仍在銅陵。

等到翁婿父女決計登程，柳老先到鎮江鏢局，重新探聽了一回；隨後便要將李映霞姑娘，由大東門魯宅接來看家。此時的李映霞姑娘，已經是強抑悲懷，努力的博取柳老的歡心。她情知自己和楊華的私情，今生已然無望。她今年剛十七歲，以知府千金，還受着人間大變，父親被仇家所害，襁褓負氣，病殁在客途；母親被仇家唆使劇賊慘殺，自身也被賊擄，幸遇楊華得救；而胞兄李步雲竟爾失蹤了；至今不知存亡。自己一個弱女子，孤苦無依，淪落在鎮江魯府，成了客中客，依人籬下。念大仇未報，死既死不得，活又活得如此沒着落；好比飄萍浮舟一樣；瞻念前途，不知作何了局。就一咬牙，打定了主意，而今而後，要隨波逐流，苟活性命，矢志報仇；甚至貞操身體，都不要顧及了。她如今就拿知府小姐的身份，強陪笑臉，來買取情敵柳葉青父女的歡心。又自以爲和魯府毫無瓜葛，現在憑白寄生在人家，再不能把自己身世之悲，流露在面上；她以爲這不過徒惹人憎。她就提起精神來，做出天真爛漫的樣子，在魯府雖爲女客，却自居如侍婢。上哄着魯老夫人，中哄着魯鎮雄娘子，下哄着魯府的羣婢；天天面泛笑容，嘻嘻哈哈，好像無思無慮似的，搶着給魯家做活，給使女們幫忙，一點不端客人架子。魯

府下十分憐惜她，都說難爲她了，她生得非常秀美，苗條，自經慘變，骨瘦一把了。現在她決計不教自己生病，她要忘憂，她要強做排遣，她要有一個頑健的體格。每逢鐵蓮子，魯鎮雄師徒，聚集門弟子，習練刀劍拳腳，她就不嫌失身份，前去偷看偷學。她居然請問柳老：「乾爹，您看我也能學不？」柳老笑說：「姑娘你歲數大點了，練不成了，你又這麼嬌嫩，恐怕你吃不了這種苦。」李映霞做了一個嬌笑，委婉的說：「我看了他們練的很有意思，乾爹，這也有容易學的沒有？可以教給女兒一點嗎？女兒閒着悶的慌，我要借這個磨練身子，我可不敢比青姐姐，我只是拿來閒解悶！」

柳老明白她的意思了，她大概要練拳技，借以消愁忘憂。柳老說：「等着得閒，我教給你一點八段錦。」李映霞說道：「我也能打鐵蓮子不？」打鐵蓮子却須腕力，柳老笑道：「姑娘願意學暗器，可以學打彈弓。你看仲英，他的彈弓打的不壞。」李映霞聽到楊華的名字，驀地臉兒一紅，呆了一呆，才說：「我看您和魯師兄們擺弄的那個袖箭，裝着竹筒兒的，倒不壞，估摹着總好學。」柳老說道：「你願意學袖箭嗎？也好，等着你青姐的事辦完了，我就沒事了，我一定成全你；學拳技，學暗器，都行。姑娘你等好吧，你願意借這個磨練身子，都很好；只要你有志氣，乾爹決不辜負你的。」李映霞要以閨秀，潛心習武的意願，柳老好像也瞭解了。

自此，每逢到大師兄魯鎮雄傳授門徒，或者柳兆鴻指撥徒孫，李映霞就抽空偷來觀光。她果然淘換來一筒袖箭，是找魯大娘子要的，她便在沒人時，拿來打着玩。她說：

「能使我練的能夠打鳥，就好了。」柳門幾個小徒弟，除了白鶴鄭捷，年將二十，其餘如柴本棟，羅善林之流，很有年歲不到十四五歲的，正是一羣小玩童，天天在魯家花園，（其實是箭圃）練把式，打鬧玩皮。李小姐不惜降志屈身，向他們請教。一向她見了男子，就紅臉的，現在她不管那些了。她努力學習那八段錦，可惜她先天不好，後天又太嬌養，她如今只是勉強着去做。

現在，柳老要出門，教她給楊柳一對新人看家，直等於看新房。她乍聽了，不由一怔，她將由此失去了偷看練把式的機會。柳老的眼正望着她，她立刻喚醒自己，歡然的答應了一個「好！」並且說：「乾爹和青姐姐一塊出門麼？」柳老答道：「是的，還有你楊姐夫，我們爺兒三個一同去。這裏的房子不能退，姑娘你就住在這裏，替你姐姐照應着。」

李映霞連連說好：「乾爹和姐姐儘管去，留我在這裏看家。」又笑道：「只是乾爹您別見笑，我還不會過日子呢，最好請再撥一個媽媽來，給我做伴好。我倒不是胆小，只怕的是柴米油鹽這類的事情，女兒還不如青姐姐呢，我是一竅也不通，但是我可以學。」

怎麼說怎麼好，看家就看家，李映霞歡歡喜喜的答應了。鐵蓮子看着李映霞，心上淒然：不勝憐憫之情。這個十七歲的女孩子，真是乖得太可憐了。柳老忙說：「姑娘放心，這種小樓決不教你一個人照應，你一個人，是照應不過來的。回頭我教你魯大嫂，

撥過一個娘姨，加上原有的使女，再有門房老張，裏外一共四個人。我再囑咐魯師兄，教他帶着徒弟們，時常來看看，我想也沒有什麼不方便。」李映霞仍然是連連說好，就這樣定規了。

第二章 南訪獅林觀路逢黑少年

在柳老父女翁婿登程的前兩日，就用一乘小轎，把李小姐先接過來。柳葉青和李映霞，這時是婚後第二次見面。兩個人的容貌全改樣了；柳葉青如今是月圓花好，魚水和諧，真個是容光煥發，越發的健美，粉光脂膩，珠翠滿頭，衣粧鮮豔，穿着窄小的綉履，居然裙下尖尖，紅菱微露，頗有閨閣風光。却是她自己知道，她的脚十分受屈，鞋太小，太弓樣了。李映霞小姐已除去雙重孝服，因為是在人家作客，只換穿着淡淡的素衣裙，十分雅素。容貌不十分憔悴。那一雙青眼圈已沒有了，臉上不施脂粉，却自然齒白脣紅，裙下雙鉤依然那麼纖小。柳葉青欣然迎接出來，說道：「哎呀，李妹妹來了！」一雙眸子上上下下打量，先看脚下，後看頭，還又低頭看自己的脚，自己的脚儘管穿小鞋，比不上人家那麼好，而且人家李映霞走起路來那麼風流，自己不管怎麼拿捏着走，總有些裝模作樣，既不像個娘兒們，又不像個爺兒們。她還是邁大步，把裙扯開縫，說話聲調仍然情不自禁的太高太傲。她不會文詞講的，勉強學來，自己也覺着假；人家李映霞，天生就有小姐譜。江東女俠思想起來，簡直氣破肚皮，可是怎麼也比不

上她。

兩個情敵見面，都做出歡然喜相逢的神氣，於是進了門，上了樓。賓主隨隨便便坐下，小丫環獻茶，兩個人就談到了『出門』，又談到『看家』。隨後說到過日子，柳葉青承認自己外行。跟着又閒扯到練武，李映霞說出很羨慕的話；因問道：「姐姐這些日子，還習練不？」所謂這些日子，自然指着『燕爾新婚』以來，意思是說，當這大喜的日子，你們夫唱婦隨，大概把功夫擱下了吧。柳葉青很冷諷的回答：「可不是擱下了，我還顧得了練武，我儘顧了……」底下的話好像要說：「儘顧了我們兩口子快樂了，未免有偏了你老。對不起妹妹你了。」忽然柳葉青想起自己在這屋是主人，爹爹又再三囑咐過，不要譏諷這李小姐；她這才一笑，改了話頭：「我這些日子，不怕妹妹見笑。儘忙着學洗衣服裳，做飯了。我還練功夫呢，簡直這些天，連劍把都沒摸，你瞧，那不是剛摘下來，還沒有擦塵土呢。」

李映霞順手一看，牆這邊掛着綉屏字畫，牆那邊原掛着柳葉青的青鋒劍，和一隻裝暗器的鹿皮囊；還有玉旛杆的豹尾鞭和彈弓彈囊，此刻都摘下來，全放在條几上。柳葉青打點行囊，剛剛取下來，還沒有顧得收拾好，就這麼亂堆着呢。李映霞忙問：「姐姐不是明後天就動身嗎？怎麼行囊兵器全都沒有打點好？」隨說隨就站起身來，陪笑道：「姐姐做不慣這些事，待小妹替你收拾收拾吧。」她要看看那劍，要看看那彈弓，和那暗器囊。柳葉青毫不客氣，橫身攔阻，連說：「妹妹請坐吧，你不要動了，這個回頭有

人收拾，咱們先說會話兒。這一回出門，本來把這樓房門一鎖就完了，本來用不着勞動妹妹看家；是我爹爹，他一定要給你添麻煩。其實給人看家，是最悶氣不過的事，我就幹不慣，倒教妹妹一個人在這裏受驚悶了。」

柳葉青說着客氣話，把李映霞強攔；李映霞面泛羞紅，重復歸座。其實柳葉青未必意含訕嘲，却是話裏話外，無形中有刺似的。就是本來說好話，她二人舊存芥蒂，猛聽也像對方的話刺耳鑽心。柳葉青縱然自己警戒着自己，儘挑好話說，李映霞已經有點吃不住了。但是李映霞打定主意，要買取女俠柳葉青的歡心；不管女俠說甚麼，她一定要涵忍；她仍然打起精神來哄女俠。劍彈不教她摸，她就不摸，仍然陪着笑說：「姐姐，我聽義父說，您早就學會洗衣裳做飯了，姐姐您真是聰明人。妹子可就太笨了，這兩個月，我天天跟他們學打袖箭；天天打，天天打；您瞧，差不多快四五十天了，還是一點準頭也沒有。義父也指教過我一套八段錦，我也是學會了頭，又忘了尾，我實在太蠢了。」

女俠柳葉青一聽這話，不覺愕然，睜着水伶伶的一雙眸子，端詳李映霞；李映霞也還望着她。這一對情敵，互相凝視，在女俠柳葉青心中，驟泛起一個疑問，「哦，奇怪，奇怪，她也學打袖箭，她又練八段錦；這個丫頭片子，她不老實默着，她到底要幹甚麼？她心裏頭又轉甚麼軸子？」暗中犯想，一時竟忘了說話；楞了一會子，還是李映霞打破了沉默，自己給自己解說：「姐姐，您瞧，我這簡直是瞎胡鬧。姐姐您別見笑，

我左不過閒着沒事兒，胡亂擺弄着玩。我是閑散不慣的，在魯府上住着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；魯大娘和魯大嫂又那麼客氣，一點活計也不教我做，儘拿我當客人似的養着，我實在悶得慌，所以就練着打袖箭。……」

女俠道：「練袖箭？還練八段錦？你跟誰一塊練？是誰教你練的？」

李映霞答道：「教姐姐笑話，我自己個瞎鼓搗着玩。他們練打袖箭，我也跟着湊熱鬧罷了；實在沒有人教，我也不好意思找人教。倒是那一套八段錦，有一天義父閒着沒事，指撥過我一回，還給我一本書子。義父說我年歲大了，別的拳術恐怕學不出來；只可學學這個，操練身子骨。」李映霞是這樣答如不答的回答了，女俠不放鬆，仍然釘着問：「到底你跟誰一塊練袖箭？」

李映霞起初不肯說，轉眼一想，忽然悟到：這位江東女俠大概又起疑心了。爲了解釋疑猜，她便淡淡的微笑着說道：「我還能跟着大師兄練不成？」這話也暗指着二師兄玉簪杆楊華，接着說：「也就是跟您的那幾位小師姪們，一塊兒在箭園裏試練着玩。您知道柴本棟那個小孩麼，我有時候，跟他一塊打箭；說實在的，他還是我的師傅呢。我連裝袖箭都不會，箭筒的崩簧，我就不懂的；是他教給我怎麼裝，怎麼放。還有羅善林，還有您那位姓鄭的師姪，他也教給我。可恨我太笨，我又沒有手勁，腳底下又沒跟；義父教的我那套八段錦，我只稍微比劃一兩個式子，我就累得慌，再練就抬不起腿來了，腳也疼，胳膊也酸；真是的，活養個紙紮的人，那能比得上姐姐呢，生龍活虎似

的。可是的，姐姐您那麼飛簷走壁，竄高跳遠，白日練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您也覺着脚疼不？腿脹不？」

柳葉青嘆嘴的笑了，眼看着李映霞裙下雙鉤，抿着嘴說：「教你這一說，我也成了紙燈籠人了，你瞧我像個怕累的人麼？別說是練，就是真遇上歹人，跟他們一刀一劍，拚起性命來，我也不懂甚麼叫累。我本來是個租人，那能比你。你瞧你，本來是個知府千金；你又好俏，把腳纏的那麼小，你還想練八段錦？你怎麼不練彈腿呢？」

李映霞也陪着笑起來，徐徐說道：「我那懂甚麼叫七段錦，八段錦。是義父說這個好練，又有圖譜，容易着手，我就比着葫蘆畫瓢瞎練。您說練彈腿，莫非彈腿比較好練麼？可是腳底下不穩的人，練彈腿容易些麼？」

柳葉青格格的笑起來，連說：「對了，對了，像您這窄窄三寸金蓮，練彈腿再好沒有。你可以找我爹爹教給你，練彈腿再好不過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還是笑。李映霞於拳脚固然外行，但她是個聰明絕頂的女子，她看女俠笑得希奇，她就恍然省悟，這個情敵是改上自己了。她不動聲色，把挖苦話只當好話聽，皺着眉說道：「姐姐，您還提我這脚呢。當年我的母親倒是最疼愛女兒，不肯給我狠裹。誰想我們有一位表姐，生得漂亮極了，就是脚稍大些；親戚們人人笑話她，說她醜，說她是甚麼半截美人。她的沒過門的女婿，受不了『半截美人』的奚落話，竟鬧着要退婚。後來媒人出了頭，從婆家拿來一隻羊脂玉小碟子，敬表姐重新裹脚，要在碟子上站得下，婆家才肯發轎娶呢。那是個四

寸碟，很小很小，把表姐氣得直哭。我那時歲數還小，已經知道要強了。我看見表姐受人家嘲笑，害了一場病；我自己就央告母親，給我狠狠的往小處纏。有時候纏得我娘兒倆一塊兒哭，我是腳疼的哭，我母親是心疼的哭；這一下，到底纏成了。可是纏成這個樣子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像個沒腳螃蟹似的，只能悶在深閨，當一個廢物，自己個連自己都照應不了。倘逢災患，寸步難行，我現在後悔也遲了。」

李映霞低頭看着自己的纖小的雙足，想起了遭掠逃難的窘况，發出這樣悼恨之言；暗中也頗有順情說好話的意思，那知柳葉青很不愛聽。現在的女俠柳葉青，正在痛恨自己的腳大，恨不得有人給她一個靈效無比的『瘦金蓮方』，送她一劑『纏足妙藥』才好。她如今收拾起英雄伎倆，當了新嫁娘，正自穿着又窄又小的綉花鞋。也和李映霞的表姐，抱着同樣心情；明明腳大，怕人說腳大；既惱恨小腳，又羨慕小腳。當下，她就哼了一聲，說：「人家還有因為腳大，上吊尋死的呢，您有這麼一雙三寸金蓮，您太夠美的了。您的未過門的女婿，決不會向您鬧退婚的了。您的未過門的女婿，見了您的腳，還不會愛殺！」

壞了，女俠柳葉青忍耐不住，把肚裏的酸話到底發揮出來。而且樓上又只有她情敵二人，連個打岔的也沒有，一剎時僵住了。

李映霞粉面泛紅，愧不可仰，自悔失言，不該談論腳大腳小。然而她能忍，她到底忍下去。臉上紅暈平淡下去，反而泛出笑容，低低說道：「姐姐您別過意小妹，小妹實

在是自恨脚不跟勁，決沒有，決不敢……」底下的話是表示自己：「決不敢存着嘲笑大腳的意思。」她沒敢完全說出來，柳葉青已經聽懂了，她也有些懊悔。借着收拾行囊，站立起來，說道：「李妹妹，你瞧，我們商議定當是後天一清早走，一切應拿應帶的東西，我全沒有打點出來呢，我真不像個『過家之道』。要不嫌麻煩，妹妹你就幫着我歸着歸着。」

李映霞也是急着要打開僵局，搭訕着也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好極了，我本來要給姐姐忙活忙活。您是帶的甚麼走？還有義父，姐夫，他們的東西在這裏沒有？是分包着，還是打在一塊兒？」

江東女俠笑道：「你真行，一張嘴就有準譜兒，他們爺倆的東西我還沒有找齊呢。若像早先，我跟爹爹遊俠的時候，我是任甚麼事兒不管，任甚麼東西不帶。除了我的劍，和我的暗器，是歸我自己個兒佩帶着；所有出門的應用東西，連替換的衣服鞋襪，都是由我爹爹給我張羅，我是祇顧着走路罷了。」

李映霞讚嘆道：「姐姐是有福氣的，有義父那樣的一位老家兒，豈止遮風擋雨？他老人家在您身上，真像慈母一樣；我聽魯大師嫂說，他老人家實在是您的伯父，您是過繼的。魯師嫂若不說，我再也想不到；最難得的是，您也真孝順他老，真跟親父女一點分別沒有。」

這句話驀地勾起了女俠的身世之悲，淒然嘆道：「妹妹，你那裏知道，你我都是苦

命人。我也跟你一樣，從小兒就沒了親爹親娘，我可並不是過繼。實告訴你吧，現在我這位繼父鐵蓮子，跟我的生身父親，乃是堂叔伯的弟兄。我的生父從小在家讀書務農，我伯父（就是您現在的這位義父）却從小好武，到處游俠仗義，得罪了不少仇人，連累了我的雙親。我的生身父母好端端一開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！」仇人奈何不了我伯父，竟找到我生父身上，我生父生母全被仇敵殺害，臨了還放了一把火；那年我還年歲小，恰好住在舅家，才倖免一死。我的這位伯父，一得這兇信，就瘋了似的，尋仇報仇，鬧反了天。他自覺對不住他的堂弟，我的生父；他又受了我舅父狠狠的一頓抱怨，他就又愧又悔又怒的把我抱養過去。他拿我當親女兒，其實比親女兒還疼愛。他老覺着對不住我死去的爹娘，他親自撫養我；我自從九歲起，跟他老人家寸步不離，他由着我的性兒使；他老人家可就把我慣壞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女俠眼圈兒紅紅的，似乎追憶起慘死的生身父母，不勝傷懷。李映霞也聽呆了，不由從五衷裏發出真的同情嘆息。半晌才說：「想不到姐姐也是這樣孤苦！但是義父他老人家，對您可是無微不至，又是慈母，又是恩師，想到底比小妹我命運強多了。」

女俠柳葉青點頭道：「若說他老人家，實在是疼我，但是光棍漢疼兒女；到底不得法，何況又是鰥父與孤女。你瞧，我這一雙腳，就是他老人家給耽誤的，始終沒人給我裹，他老把我當男孩子養活。至今我一點針線也不會；只懂得耍刀弄劍，不怨他老人

家，我怨誰呢？他老人家疼愛我的心腸，按說比哪位做父母的都深厚，他在我身上纏纏着抱歉似的；又因為我生父一點武術不懂，才被仇人殺害，故此他老人家把生平技業都教給了我。省得我再受歹人欺侮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我現在學會了劍，學會了拳，又能怎麼樣呢？上不得陣，當不得差；男不男，女不女，還不是沒有一點子用？真格的過家之道，女人的本分，甚麼做衣裳，煮菜飯，樣樣我都弄不來。直到今天，給人家當了媳婦兒，還得趕着現學居家過日子的能耐。華哥時刻的就嘲笑我的腳，再不然就拿活計琢磨我，你瞧，這就是他老人家一個勁兒寵愛我，才把我害了。所以俗語兒說，寧教爹娘缺兒女，莫教兒女缺爹娘。又道是甚麼寧娶寡婦娘，不要光棍爹。老年人們的話，再不會假的。」

兩個女子一面收拾出門的衣物，一面閒談；想不到女俠柳葉青竟抱怨起繼父鐵蓮子來了。柳葉青自從做了新嫁娘，深感到過日子太外行。而她的丈夫玉旛杆楊華因為很愛她，春闈調情，有時候就嘲笑到她那穿小鞋的一雙腳。在楊華無非是調笑。在女俠天性好強護短，她真個有點着惱。她一惱到腳之不很小，活之不會做；他就沒地可怨，自然怨恨起愛她最深的繼父鐵蓮子來了。

其實她是個有口無心的直爽人，他只是信口胡談，還多少有些小女孩子口沒遮攔的勁兒。李映霞聽見了，一時竟苦於無法贊一辭；同時，她由此起了看不起女俠的心。以為鐵蓮子待她如此恩深，她還是不滿，這江東女俠可謂為女不孝。因想到義兄楊華，竟

娶了這樣一個驕豪女子，而義兄楊華又是個多情的美男子。造化弄人，他二人竟成配偶，弄出許多風波，這女俠可謂爲妻不賢。如此設想，不由替楊華深深扼腕。

當下兩個女子，一面閒談着，一面收拾，小丫環給打下手。柳葉青把丈夫楊華和自己的替換衣服找出來，拿在一邊，李映霞就替牠打好了包。旋又把兵刃暗器鼓搗過來，李映霞也給她收拾好。一切旅行應用器物，和應帶川資，都已大致備好；却單單沒有鐵蓮子的器物，並且還缺少出門用的一兩件衣物。李映霞問道：「姐姐和姐夫身邊的東西都有了，還沒有義父的呢，是不是還沒有拿過來？」柳葉青撇嘴道：「誰說不是！爹爹原說今天來，直到這時候，偏還不來。還有華哥，出去買雨布雨傘，也該回來了；他也磨蹭着不肯就回來。還說要明天走呢，後天走就算好事！華哥說，還要找魯師兄借馬，也不知借好了沒有；魯師哥他們也不來，到底是怎的呢！」

女俠柳葉青口吐怨言，其實是沒話找話，敷衍這情敵李映霞，省得扳面孔，對瞪着，彼此感覺發僵罷了。兩個人守着打好的包坐着，丫環又給斟了茶。柳葉青吃着茶，正說得熱鬧，門環忽聞連敲，司閹嘩啦的開了門；緊跟着樓梯登登的響，擁進來玉簪杆楊華，鐵蓮子柳兆鴻；還有大師兄魯鎮雄，及其門徒鄭捷，柴本棟等，人人手中都拿着一點現買來的出門應用物事。魯氏師徒留在樓下客堂，楊華是宅主，頭一個登樓，掀帘入室，劈頭看見了李映霞。哦的一聲，忙又嚇回去；同時李映霞也看見楊華，款款的站起來，正容斂衽，低低叫了一聲：「姐夫！」女俠柳葉青也扭過頭來，說道：「呦，您

剛回來，二爺？」不覺的也站起來了。玉簾杆趕緊說道：「剛回來，師傅也來了。」却又向李映霞說了一句話：「您請坐！」趕緊的一轉身，掀門帘，往屋裏讓人。岳父老人兩湖大俠鐵蓮子柳兆鴻，圍着一對核桃，咳嗽一聲，徐徐走進來。

彼此打招呼；李映霞向鐵蓮子行禮，口呼義父。鐵蓮子說：「姑娘早來了。」柳葉青只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過去接玉簾杆手中拿的物件；玉簾杆就手遞過去，對柳葉青說道：「大師兄也都來了，我給他們張羅茶去。」轉身就要下樓，柳葉青攔住道：「嚇，你瞧二爺，又這麼多禮了。大師哥不是外人，幹麼不請上樓來呢？」楊華道：「樓上坐不開。……」說了半句話，重又下樓。柳葉青哼了一聲道：「二爺慌甚麼？怎的坐不開？」鐵蓮子微然一哂道：「鎮雄和鄭捷柴本棟，他們爺幾個全來了，樓上是坐不開。」柳葉青道：「可了不得，大師哥師傅都來了，難道還要給我們餞行麼？」又道：「爹爹，您在這裏坐着。」女俠柳葉青說了這一句，搶先一步，越過了楊華，登登的一陣梯子響，她倒先走下樓去了。樓下是客廳，她和大師兄魯鎮雄師徒見面，把丈夫和父親全丟在樓上了。她還是這股子勁。

樓下客廳熱鬧起來，楊華也跟了下來，小丫環送了茶來。樓上只賸鐵蓮子和李映霞。柳葉青道：「你們瞧，把爹爹一人丟在樓上！我說二爺，這有甚麼相干，索性請魯師哥上樓，不就結了？湊在一塊兒，也好說話。」大師兄魯鎮雄笑道：「師妹還是這麼直爽。」柳葉青道：「怎麼着，嫁了人，就該裝乖？走吧，咱們一塊上樓去吧。」鄭捷

道：「師姑，樓上有別人沒有？」柳葉青道：「沒有別人，別人誰敢上我這裏來。」鄭捷道：「沒有別人，師傅，咱們爺幾個全上樓得了。」白鶴鄭捷和小師弟柴本棟，全都站起身來。

玉簫杆楊華忍不住了，輕聲說道：「樓上只有師傅，和李家小姐。」此言一出，鄭捷徘徊不肯上樓，柴本棟也停住了。女俠柳葉青大爲不快，睜着一雙星眸，想要說甚麼，又不好說出來。半晌才衝着楊華發作道：「都是你多嘴，師兄也不肯上樓了，你說怎麼辦？還是把爹爹請下來，還是把人家李小姐請出來？真是的，多這麼一位知府千金，倒弄得我這個做主人的，左右爲難了。我是在樓下招待好，還是在樓上招待好？你說教我顧那一頭？」

白鶴鄭捷連忙插言道：「哎呀，師姑，我們是來侍候您出門的，我們師徒可不是來作客人的。」柳葉青道：「我知道你不是客？人家李小姐才是客呢。」說得柴本棟直向着楊華扮鬼臉，魯鎮雄不由得笑了，楊華也只得搭訕着笑了。女俠柳葉青看見衆人的神情，自己忍不住也笑起來了。到底大家還是上了樓，彼此見禮，落座敘談。李映霞傍着柳葉青，也坐在一邊。魯鎮雄師徒一齊動手，也幫着把行囊收拾俐落，隨後叫來酒席，特給師傅鐵蓮子，師弟楊華餞行。自然是鐵蓮子高踞首座，李映霞小姐也很踉蹌的被促入席，仍挨着柳葉青坐下。楊華，魯鎮雄師徒，各依次就位，大家傳杯遞盞，歡然痛飲；談起討劍的話，和出門的事，旋又講到獅林三鳥的爲人。鐵蓮子說道：「這獅林三

鳥，頂數第二人尹鴻圖武功超絕，其次是第三人白雁耿秋原，那掌門大師兄謝黃鶴，聽說功夫並不怎樣。「女俠柳葉青笑道：「我們吃柿子，可以先找軟的捏。我們就一逕找黃鶴去。」說得衆人都笑了，鐵蓮子和愛塔愛徒，且飲且談，酒喝了不少。柳葉青多喝了幾杯酒，竟也打開話匣子，向鄭柴兩個師姪，暢談起她自己當年游俠事蹟，一面說，一面教大師兄替她作證。一時談得很熱鬧，獨有李映霞側坐席次，凝神聽着，一句話也插不入。有時她眼光看到楊華，楊華意態倒很自然，但無形中，已看出楊華和柳葉青伉儷間情感十分歡好。李映霞胸中，未免悵惘淒涼，她却極力提着精神，怕自己的寂涼，被在座的人覺出，看破。

這一番歡談，鐵蓮子和魯鎮雄談的話最多；柳葉青也是滔滔不斷，說東說西，神情最爲歡暢。楊華的話比較少些，這只有李映霞是最窘迫的了。那鄭捷和柴本棟兩個少年，是徒孫輩分，陪在末座，不時給各位敬酒，他倆只和師姑逗笑，他兩個人的眼珠子却不閒着，骨骨碌碌的，席間有意無意的，看了楊華一眼，又看柳葉青一眼，再稍稍帶着李映霞一眼。柴本棟年紀最小，數他最淘氣。李映霞屢在柳門師徒羣中，勉強鎮靜着，滋味多少有點苦澀；並且她從來沒和男子同筵，今日說不得，只可臨到那裏，算到那裏了；想到這一點，也很教她難過。

鐵蓮子師徒痛飲快談到二更才罷。定規次日清晨登程，當晚柳葉青和李映霞，住在樓上新房中；鐵蓮子楊華師徒都睡在樓下客廳內，樓上新房內，二女一時睡不着，併枕

夜談起來。柳葉青向李映霞重問起遭家難，被盜遇劫的話；李小姐無可奈何，雖然痛心不願說，也只好細細的述說着了，一面解釋自己和楊華的遇合原委。同時，在樓下客廳中，魯鎮雄鄭捷師徒，也不免向楊華打聽遇一塵，救一塵，得寶劍，失寶劍的經過。樓上樓下都是直談過三更，將近四更，方才睡熟，仍有一個人沒睡着，那便是被難失戀的知府小姐李映霞，展轉反側，直到次日天明。

次日天明，樓下是鐵蓮子柳兆鴻首先醒起，立刻招呼羣徒起來收拾。樓上是李映霞很客氣的叫醒柳葉青，親自給她梳頭。於是大家梳洗已畢，進了早點。魯鎮雄命鄭捷柴本棟把行囊結繫在馬上，把馬牽到街門口。然後鐵蓮子柳兆鴻，玉旛杆楊華，女俠柳葉青，都穿好行裝，徐步出院，就此上道。那李映霞小姐直送到門口，還往前送。鐵蓮子說道：「姑娘！請回吧。你多費心替他們看家，不必遠送了。」再三的攔阻，李映霞忙道：「義父姐姐，路上多多保重！」到底直送到巷口，方才站住。那魯鎮雄，鄭捷，柴本棟，都騎了馬，直送出城門以外，方才下馬拜別，互道珍重。鐵蓮子，楊華，柳葉青，這才放開馬，取路先奔江寧。李映霞小姐眼望柳葉青夫婦父女去遠，這才回轉小樓，替他們看家，獨自悄悄的練打袖箭，並熟習那套八段錦。

鐵蓮子柳兆鴻，楊華，柳葉青，沿着長江南岸，出離鎮江直指江寧；走了一天，到達龍潭，天色已晚。翁塔下馬覓店，次日早晨，先不動身，鐵蓮子帶女婿楊華，女兒柳葉青，到龍潭鎮，拜訪一位退休的拳師，問了些江翻上最近發生的事故。逗留一日，次

早動身，赴南京江寧府。

由龍潭往南京，只有四五十里路，翁婿父女三人，稍稍縱馬加鞭，剛到午刻，便已進了南京城。

南京城是江南的省會，南朝金粉，秣陵雄城，本是南方文物薈萃之區。城裏有不少鏢局，更有不少武林知名之士；鐵蓮子仍先覓店，旋即訪友。這時江寧各鏢局，正在閑傳着十二金錢俞三勝俞劍平，尋訪甘萬鹽鏢，大門長白山一豹三熊的案子。很有些鏢師應俞劍平之邀，前往江北鬥豹；留在南京的，寥寥無幾。鐵蓮子却不要打聽這個，他要打聽獅林觀三鳥的近日動止，和銅陵駱祥麟的確實住處；就便引見愛婿楊華，和武林前輩見面。鐵蓮子未到江寧，已將六年，此番重游，僅僅訪着六七位故友，幾乎全是鏢行；其餘別的武師，有的早離開了，也有的死了，直感到人事滄桑，五年小變，十年大變。翁婿父女在南京流連數日，玉旛杆楊華和柳葉青，這一對新婚夫妻，也趁空大逛夫子廟，秦淮河。鐵蓮子終由一位老武師口中，訪得駱翔麟的下落，據說這位駱武師確尚健在，並未歸隱銅陵，說是現在蕪湖，開了一座米店。

鐵蓮子聽了大喜，怪不得給駱老去信，兩月未得回音，原來他又出門了。因對楊華說：「這倒方便了，我們要訪銅陵，必先經過蕪湖；如今駱老已在蕪湖，我們省了不少路程。」又打聽了一些消息，隨後這翁婿父女三人，便離開了江寧，溯長江往西南走去。

走了幾天，來到采石磯。鐵蓮子柳兆鴻記得采石磯這裏，也有一兩位武林故侶；隨即落店，向人打聽，竟打聽不出來。轉問店家，此處有幾家鏢局？店夥說只有兩家。鐵蓮子逕上這兩家鏢局打聽，不想鏢局內的人物，全是後起之秀；只聽說鐵蓮子的大名，全不認識鐵蓮子的本人。却是一提起女俠柳葉青的名聲來，內中倒頗有人曉得，居然很客氣的款待起來。柳葉青不禁高興，背地向丈夫楊華誇耀起來。楊華只是嘻嘻的笑。柳葉青又誇說：「這江南一帶采石磯等處，提起我來還差；你若到兩湖，再打聽我柳葉青三個字，知道的人更多了。」女俠以此沾沾自喜，楊華樂得英雄爲配，自然也很歡喜的了；却故意逗着她玩，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太不世故，人都有個見面之情，人家只是當面奉承你罷了。女俠又比男俠出奇，人家是拿你當希罕景看待罷了。」女俠笑道：「人家怎麼偏拿我當希罕景，怎麼不拿你玉簪杆當活寶呢？」兩口子總是這麼逗口，常惹得鐵蓮子瞪眼阻攔。鐵蓮子屢訪采石磯的人物，探問獅林三鳥的動靜；這裏鏢行中人提起獅子觀，也只是慕名，詳情全不曉得。問到駱翔麟，更沒人知道；駱老本來退隱已久了，這些後輩當然說不上來。

第二天，鐵蓮子三人又復動身，離開采石磯，走過當塗，來到蕪湖這個魚米之鄉。蕪湖是大地方，非常富庶。這地方，鐵蓮子僅在十年前，來過一次；當下照例住店，向店家細細打聽當地武師，和鏢行達官。又從武師鏢客口中，打聽駱翔麟；居然從一位老拳師口中，證實了南京訪來的話。駱翔麟真在蕪湖落過腳，卻不會開米店。乃是駱翔麟

近年來喪子患病，很不得意；他有一個得意弟子，叫汪嗣同的，正是個米行老闆，把駱老迎接了去養老；由此傳話，倒說駱老開米店了。

鐵蓮子忙問明汪嗣同的詳細住址，立即登門去找。汪嗣同雖是米商，模樣很威武，年約四十多歲，爲人慷慨好交。一提起鐵蓮子柳葉青父女的英名，他更是心儀已久，竟將鐵蓮子三個遠客，讓到自家客廳，很懇切的設筵款待，並邀請了當地武師相陪。席筵間，柳老向汪嗣同打聽翔麟的景况，汪嗣同歎息道：「家師是老運很不佳，喪子之後，十分悲愴，害了一場病，晚生把他老人家邀來，在此地盤桓了一年多。最近不知他老人家，家鄉裏又出了甚麼事故，上月他老的一個本家姪子，慌慌張張找來，把他老人家叫回銅陵了。本說好一到家鄉，就給晚生來信，如今走了快一個月了，却是直到今天，沒見來信。」

柳兆鴻捋鬚聽了，不由發楞着道：「怎麼駱老現時已經離開蕪湖了麼，他竟這樣的不走運嗎？」心中不由怙懨起來，倘真個駱老遭際不如意，自己怎好以討劍託情的瑣事相煩？大遠的奔來，真有點欲罷不能了。」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到底令師遇上甚麼事故呢？」汪嗣同皺眉道：「家師走時很匆忙，弟子再三詢問，他老人家不願意說，好像有甚麼難言之隱似的。」

鐵蓮子柳兆鴻道：「噢，却是奇怪，你們是嫡親師徒，他故鄉出了甚麼事故，難道他還瞞着你不成？」汪嗣同面皮一紅道：「家師性情冷僻，他老若不肯說，弟子是不敢

強問的。「鐵蓮子笑了，說道：「令師倒是有點古怪脾氣的，他現時住在那裏？還在銅陵東望莊麼？」汪嗣同道：「是的，他老人家沒有遷居，自然是回東望莊的了，不過他老也許到荻港去住。」

鐵蓮子點了點頭道：「好，我謝謝你，真是太打擾了。」對女壻楊華，女兒柳葉青說：「我們還是省不了路，還得上銅陵走一趟。」終讌之後，遂卽道謝告辭。汪嗣同再三挽留，鐵蓮子笑道：「我找令師，有件要緊事託他，不能夠在此多耽誤。等着我們回來，再到府上盤桓罷。」

汪嗣同道：「你老找家師，有甚麼要務？」鐵蓮子也是不肯說，只道是一樁閒事罷了。後見汪嗣同面露慚色，恐怕招他誤會，方才解說道：「我和雲南獅林觀的三鳥，有一點小交涉，令師和二鳥尹鴻圖交情很好，我打算煩令師做個先容。」汪嗣同道：「這一個麼……也許家師能够。」底下的話嚙住了。鐵蓮子微微一笑，並不究問，站起來告別，率同壻女，返回店房去了。（實在的情形，乃是獅林三鳥爲報師仇，已經由雲南趕到江南。汪嗣同對待鐵蓮子，滿懷着親近之心，並打算款留柳老，請教拳技。偏偏柳老言語之間，稍形淡漠，汪嗣同自覺慙慙設筵，優禮前輩，反招得人家見外，心中未免不悅。其實獅林三鳥的動靜，他倒頗知一二，柳老既沒有虛心下問，他也就一賭氣，箝口不告了。鐵蓮子一世英明，竟在此處漏了一場。）

由汪嗣同家裏出來，鐵蓮子一逕回店，柳葉青要逛逛蕪湖的市街。鐵蓮子笑對楊華

說：「你好好跟着她，別教她惹事招災。」說得夫妻倆全笑了。玉簾杆楊華穿着長袍馬褂，柳葉青曳着長裙，兩口兒在蕪湖大街上緩步而行，恣意遊覽了一回。柳葉青還是那樣大說大笑，樣子一點也不拘束，招得過往行人都打量她。楊華覺得太惹人注意了，低聲攔阻道：「你說話小點聲音吧，你瞧瞧，走道的人全都扭着脖子，拿眼珠子瞪你！」柳葉青往兩邊看了看，啐了一口，罵了一句，低聲笑道：「他們瞪他們的，反正瞪不掉我一塊肉，我說話不會學蚊子叫的。」

說時漸漸走近店房，楊華便要回店，柳葉青游興頗濃，仍往前走，楊華只得陪伴着她。直逛過一座鬧市，走盡一條長街，一直出了城門，來到臨江的碼頭上。此時夕陽落照，滿天紅霞，映得江流泛金流錦，涼風吹來，把柳葉青的衣裙鬢髮都刮得飄飄若飛。她不禁喊道：「好痛快！」碼頭上泊着許多船，聚着脚夫舟子，多在江邊沽酒買食。柳葉青看見賣米酒的幌子，不由打動饞吻，信步前行，逕往酒館走去。玉簾杆楊華忙道：「喂，青妹，你要做甚麼？」

柳葉青回眸媚笑道：「我要喝點米酒。」楊華忙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天這麼晚了，咱們快回店吧。」柳葉青不由擺出女兒腔，把身子一扭，臉兒一苦，說道：「不，我要喝點，你看看，人家喝的多麼有趣！」她竟邊說邊走，一直走進小酒館去了。

這是很小的一家米酒舖，玉簾杆楊華阻止不住女俠的任性，只可由她，自己也跟了進去。擇了一個座頭，臨窗面江，叫了些小菜，無非是魚蝦鹽肉，柳葉青啜了三盞米

酒。這雖然是專賣給行腳船夫的小酒館，酒却很有名，小菜也還可口。柳葉青越喝越香甜，遙望江景，引杯快酌，一連氣喝了六七盃，楊華也喝了五六盃酒。柳葉青忘其所，以，還是要喝，於是又喝了三四杯；楊華急了，再不許她喝。她央告道：「我不喝了，可是我又餓了，索性咱們再叫點菜，在這裏吃飽了吧。」玉簫杆嘆道：「你把師傅一個人蹲在店裏，你只顧自己高興，難道教他老人家一個人挨着餓，等候你我嗎？」柳葉青陪笑道：「爹爹不是傻子，他老人家餓了，自己會叫飯。好華哥，你讓我樂一會兒吧！這一程子儘顧打聽駱老頭兒，東撲一頭，西訪一陣，太沒意思了。華哥你看，這太陽夠多紅，夠多圓！這江水夠多麼一望無邊，教人瞧着，起心眼兒裏暢亮！堂倌，堂倌，你給來兩份飯，再給配四個菜！我實在是肚子餓了，好華哥，咱們就在這兒吃吧。」

楊華拗不過她，她的確醉了。空肚喝酒，力量更大；她此時醉顏微醺，面泛嬌紅，越顯着嫵媚，一陣陣軟語央告，玉簫杆再不忍峻拒，只可由她。却是剛答應她在此吃飯，她忽然又說：「華哥，我再喝一盃，只一碗，成不成？」結果又喝了兩杯，方才吃飯。等到吃飽了飯，她已經走路打幌，犯起酒困來了；她是一喝醉了，便立刻要臨睡的。楊華氣得攙着她，在衆人竊竊私議下，跨出了小酒館，便要給她僱轎；她仍逞強不肯。此時萬家燈火齊上，已經很晚了。楊華扶着，慢慢往店房走，一面走，一面又買了些鮮果點心，累累墜墜有好幾包，說是給她爹爹吃，其實是她心燒口渴。

兩小口兒走了一會，方才到店房。他們住的是九號房，雙雙來到九號房門前，柳葉

青首先叫道：「咦，窗戶這麼黑，爹爹準是出去吃飯了。」楊華哼了一聲道：「師傅準是久等咱們不來，出去找咱們去了！不教你貪嘴，你不聽話。」又大聲叫道：「夥計，開門來！」

柳葉青忽然說道：「你別鬧，爹爹大概沒出門，你看，門沒有上鎖。爹爹或許是睡着了。我說，喂，你可幫幫忙呀。」一回身，把手中的鮮果包兒，遞給了楊華，騰出手來，便去推門。

那門不待推，吱的一聲開了；燈光也一閃，頓時全室通明。鐵蓮子柳兆鳴雙眸炯炯，巍然當門而立，目光直注到楊柳夫婦背後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上那裏去了？怎麼才回來？」玉旛杆楊華道：「怎麼樣，師傅等急了不是？……你老人家估摹還沒吃飯吧？你老不知道，師妹老沒出門，這一出外，看見甚麼都覺着新鮮似的。你老瞧瞧，這全是她給您買的，也不管你老愛吃不愛吃，一氣買了這些包。」楊柳夫婦全有些醉意了，鐵蓮子眼光還是往外面黑影中看，一面問道：「你們到底上那裏逛去了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我們上碼頭去逛了一回。」鐵蓮子道：「現在過二更天了，上碼頭去做甚麼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我是去探探道。」楊華道：「你那裏是探道？你是……」柳葉青瞪眼道：「你說！」玉旛杆笑道：「你不用瞧我，我一定要說，師傅，她跑到碼頭上，喝米酒去了。我攔不住她，她也不管你老吃過飯沒有。」女俠嘆道：「我就有這一點私弊，你都給我抖露出來！」鐵蓮子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滿臉通紅，酒氣噴人，你還想瞞着我。你不

是小孩子了，你是做了新媳婦的了；仲英也不管着她一點！」楊華道：「我那裏管的住她，教她少喝一小口都不行，越攔她，她越鬧。而且她連喝酒的地方也不挑，跟一些魚行脚夫水手們，擠進一個小酒舖去喝，引得人家直看她。她叫我瞞着您，她一連氣喝了八大碗！」柳葉青也笑了，醉薰薰往牀上一倒，說道：「你告我吧，我不怕！哎呀，我不好受！」解開紙包，取出鮮果來就吃，她也不管她父親到底吃過飯沒有，她醉了，她和小女孩子一樣的撒嬌，她任甚麼也不顧了。但是玉簾杆楊華却看出鐵蓮子神色有異，忙問道：「師傅您看甚麼？」順着鐵蓮子的眼光，也往外面看，外面店院黑忽忽，任甚麼也沒有。

楊華忙走出去，往店院一巡，也沒有看出甚麼來。轉身回房，掩上了房門，低問道：「師傅，你在看甚麼？」鐵蓮子面含不快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們灌得這麼醉，你們教人家墜上了，你們還不覺！」楊華詫異道：「誰墜我們？」女俠柳葉青一骨碌從牀上跳起來，忙問父親道：「可是一個年青的漢子，兩隻大眼睛，穿長衫，脚打裹腿嗎？」鐵蓮子點頭。柳葉青罵道：「這小子一定是個流氓！我揍他去，他又跟來了嗎？他可是墜進店來了嗎？」

楊華和鐵蓮子一齊阻住了她。本來年青的男子，看見漂亮的女人。難免要多看上幾眼；何況柳葉青又是一個女俠，行止不羈，越發招人注目。若遇見地痞流氓，跟在婦女身後釘梢，也是常有的事；只要他不是生心侮辱，這便不必過分計較。玉簾杆是這樣想

法，因為他並未留情，也未瞥見這個大眼睛男子暗中偷綴他的妻子。鐵蓮子却不然，心中頗有些疑忌。因為他覺出這個大眼睛男子，是從他翁婿父子剛進蕪湖街，便已發見。這少年男子氣度糾糾，頗似武林中人，却又年紀很輕，舉止很嫩；既不是公門中的腿子，又不像黑道上採盤小夥計。當柳老翁婿父女策馬尋店時，便在一條街上，遇見此人隨在背後暗綴。等到柳氏父女拜訪汪嗣同，承汪嗣同設筵款留，筵罷告辭出來，又在拐角小巷上，發見此人，在巷口獨自徘徊。鐵蓮子便心中一動，但是仍沒放在心上。等到楊柳夫婦倆出遊，柳老自己獨自歸店，便見此人乍前乍後爲了難，似乎又要跟綴楊柳二人，又要追躡柳老。三個人分成兩路，這少年只有一人，弄不出分身法來，着急不捨的神氣大露。鐵蓮子不由惡狠狠瞪了少年一眼，這少年也似乎覺察自己行止被人窺破，忽地沒入近處小巷，不見了。鐵蓮子覺得又可氣又可笑。却是藝高人胆大，料到此人必非獅林三鳥的黨徒，便丟開一邊，圍著核桃，徐徐步行返店。也不掩房門，故意大敞着，虛眯着眼，假寐起來。

一直到晚飯時候，楊柳夫婦倆暢遊未返，鐵蓮子等得不耐煩，要出去吃飯。一轉念間，又不出去了，喚來店夥，叫了一份酒飯，自斟自飲。耗到掌燈時分，楊柳依然未歸。鐵蓮子這老兒暗暗不悅，潛怒玉旛杆年青不懂事，怎的逛到天晚，還不惦記回店，真格的又出了岔錯不成？兩個大活人，沒有自己照顧，真就逛出麻煩來不成？

老頭子不痛快，索性把燈吹熄，盤膝瞑目，坐在床上，調停呼吸。過了一會兒，楊

柳仍未回店，這老兒關心婿女，漸漸有點放心不下了，就要出去尋找他們。不想，鐵蓮子剛才下了床，就聽見店門有動靜。似有客人投店，又似是找人。眨眼間，只見一個店夥，挑着一隻燈籠，陪進一個客人，鐵蓮子站在房門口黑影中，往外一望，哈哈，這個人大眼睛黑面龐，恰好是跟綴自己父女的這個少年壯漢。楊柳尚未歸，這少年居然摸到這裏了。鐵蓮子勃然大怒，凝眸注視起來。

這功夫，少年壯漢來到店院內，向各房間不住眼的東張西望，並且不住口的盤問店夥許多話。只是說話的聲音很低，鐵蓮子聽不清他說甚麼；却是那店夥答話音很高，朗然說道：「不錯，是的，有一位年輕的堂客。」那少年跟着又問了一句，店夥就一指鐵蓮子住的九號房道：「共是三位客人，就住在這裏，可是跟你老一夥嗎？」那少年不知應了一句甚麼話，竟一直湊了過來。忽發見房門未閉，料想有人，似乎出他的意外，慌忙又止步。指着對面的一間小屋，向店夥說：「這一間閒着沒有？」店夥答道：「閒着呢。」這少年立刻進了對面小屋。旋見他大聲吩咐打取洗面水，並叫店夥給他沏茶，叫吃，賃被。

等到店夥打來洗面水，拿來店簿，問客人的姓名，鐵蓮子故意藏在屋中，黑影裏仍不點燈，也不說話，只傾耳偷聽這少年的動止言談。那少年容得店夥泡茶去後，他便走出小屋，重到鐵蓮子房門前窺看。屋門大敞，屋中漆黑，這少年又側耳，又側目，居然院中無人，他竟闖然走到屋門口，伸頸往裏窺望。屋子是裏外間，鐵蓮子已然退到裏間

門側，暗罵一聲混蛋，靜等那少年邁進門坎，他便竄出來堵截。不知怎的，這少年驀地覺出聲息不對，驟然退回去了。却仍戀戀未去，又附窗隙偷窺暗間，暗間更黑，這少年疑眸細窺，鐵蓮子立刻輕輕挪到窗前。那少年一隻眼正對着紙窗破孔，鐵蓮子便毫不客氣，過去吹了一口氣。少年的眼登時不見，微微聽見一點響動，想是他自知粗疏，又躲開了。

鐵蓮子柳兆鴻十分悲怒，却仍然不發作，心裏頭未免惱恨楊柳太以粗心貪玩。自己一行三人，暗中被人綴上，他們夫妻倆竟一點不覺；柳老坐在黑影中：越想越不放心。直耗到二更天，楊柳方才施施然拌着嘴回來。鐵蓮子扳着臉，要責備他夫婦倆；柳葉青又鬧起酒來，依然不住和楊華逗口。

楊華比較清醒，連問師傅吃過飯了沒有？鐵蓮子捋鬚鬚不言語，眉目間隱含愷色。楊華情知岳父不高興自己遲歸，忙解釋了幾句。鐵蓮子沉了一會，方才掩上屋門，申斥婿女道：「你們兩口子只曉得嘻嘻哈哈，打牙鬥嘴，招子也不張亮着點。瞎目瞪眼的，心裏一點也不搗事。」說得楊華紅了臉，不能答辯。柳葉青醉薰薰的，一骨碌坐起來道：「我們不過多玩了一會，爹爹你老人家又教訓上了，我們又怎麼啦？」鐵蓮子道：「你們又怎麼啦？我說你們倆是一對瞎子，你們可曉得你們教人綴上了嗎？」柳葉青實在喝多了，她依然強口道：「哼，又是你老自己胡吹咕罷了。誰纒我們，纒我們幹甚麼？難道說獅林觀那羣老道耳目就這麼長，我們剛到這裏，他們就曉得了不成？」

鐵蓮子怒道：「你這丫頭還跟我頂嘴！我問問你們，今兒白天，我們從汪嗣同家中出來，你們可看見一個黑臉大眼睛少年男子沒有？你們兩口出去瞎逛，可留神這個黑臉盤大眼睛男子綴在你們身後沒有？」

柳葉青，楊華一聽這話，不由夫妻倆面面相覷，追想前情，似乎果然有這麼一個人物，曾經不即不離的跟隨着自己，而且楊華已動過疑，並曾嘔過柳葉青：「青妹妹，小點聲說話吧，你教人釘上梢了。」起初只當是輕薄男子，好綴漂亮女人。現經鐵蓮子一提醒，夫妻倆不由愕然道：「難道說，我們的行藏，被獅林三鳥看破了嗎？」

鐵蓮子沉着臉道：「我却不懂得綴者是誰，不曉得爲甚麼要綴，我只知有人懷着惡意窺伺我們。告訴你們吧，剛才這個黑臉盤，大眼睛的小子，公然前來探門口，巴窺繞來了。你們還是大咧咧的，像你們這樣的人，當真獨自耍闖蕩江湖，怕不像一塵道人一般，遭人暗算？」

夫妻倆自知疏忽，又愧又怒，忙問道：「這東西這麼大胆，你老人家怎不狠狠收拾他一頓？就老老實實的讓他窺探麼？」鐵蓮子冷笑道：「人家不過是到門口一探頭，我就要毀人家，我也太兇了。」柳葉青說道：「得，我明白了，你老人家一準是賣味，把那人放走了。」鐵蓮子道：「我不放走他，還把他扣起來不成嗎？」楊華忍不住問道：「到底這個人上那裏去了？師傅沒有綴一綴他的落脚處麼？」鐵蓮子道：「沒的教人綴我，我這綴人！」見女兒有點羞惱，這才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們要找這個人，很容易，你

看，他就住在這裏，準對門？……」

一語未了，柳葉青驀地跳起來，罵了一句，就要趕去尋隙。鐵蓮子急用手一指道：「住！你要幹甚麼？」玉簫杆楊華早就橫身一擋，把他妻子攔住道：「你忙甚麼？你聽師傅安排吧。」把柳葉青推到床上，陪笑向鐵蓮子問計。

鐵蓮子瞅着耍酒瘋的女兒，說道：「你這丫頭，已做了媳婦了，還這麼耍小孩脾氣，你們兩口子都過來，我告訴你們。」低低的吩咐了幾句。楊柳二人點頭會意，俱都笑了。鐵蓮子定了一個惡作劇的主意，安心耍戲弄這個暗綴自己的江湖道的嫩秧子。

第三章 客窗互窺測

這時候已將三更天了，一明一暗的兩間店房，點着兩盞燈。鐵蓮子假裝洩便，出去繞了一圈，側目向對門一望，轉身回來，掩上房門，對楊柳低囑數語，寬衣解帶，睡在外間。楊柳夫妻也各出去一趟，隨到暗間內，解衣並枕而眠。鐵蓮子做出年老行路，不堪疲倦的樣子，燈也沒吹，便蒙被睡着了。楊柳夫妻倆都躺在床上，似乎有點擇席失眠，展轉不能入夢。兩個人點着燈，喁喁私語。楊華剛才出去小解，和那個少年人恰好走個碰頭。那少年躲過臉去，果然是那個黑面容，大眼睛的男子，曾在碼頭上見過，因即潛告柳葉青。柳葉青把半截身子露在被外，拿着鮮果嚼個不住；一面咀嚼，一面故意說出一些詭秘不可解的話，話鋒隱含殺機，教人一聽，便知道是綠林中人。她這麼隨便

嘯叨，楊華故意阻撓她，不時說：「念短吧，念緩吧！」更不時探起身來看窗。又過了一會兒，兩人見無動靜，便連打呵欠，把燈吹熄；內間已然昏黑，外間屋的燈火透過光來。柳葉青叫道：「爹爹，睡了沒有？呀，爹爹忘記熄燈了。我說喂，你下去把外間屋的燈吹了吧。」楊華道：「你怎麼不去？」

夫妻倆仍然鬥口調笑，柳葉青咳了一聲道：「你真懶，你躺在外邊，你反倒叫我下地！」很不願意地從床裏爬起來，披了上衣，從楊華臥處爬過來，穿鞋下了地，懶快快的走到外間，給柳老蓋上了被，然後吹熄了燈，重新回來。於是兩間屋通通漆黑，不一刻鼾聲微起，三個人似乎都入睡鄉了。

那裏知道，燈光一滅，三個人全都悄悄起來。在黑影中，楊柳夫妻暗暗穿好衣服，帶好兵刃暗器，仍復睡在床上，假裝打鼾，不時探身側耳，傾聽外面的動靜，柳葉青手中，更捏着一個火摺子，一有響動，便可燃燈。挨過半個時辰，柳老假裝起夜，做出懵懵懂懂的聲音，點燈開門出去，到廁所一轉，却是暗地窺伺對面的舉動。臨回來時，故意忘記門門，一頭倒在床上，搨滅了燈，又咳嗽起來，一聲高，一聲低，漸漸由高而低，由低而無。他却悄悄的開後窗跳出去，暗囑楊華接聲打鼾。仍將後窗關好，鐵蓮子沒入店院後牆不見了。

楊柳在屋中這麼故佈疑陣，鐵蓮子躲出去，要掩對方的不防備，窺探他的來意。果然耗過一會，便隱隱聽見窗外有人躡足輕渡的聲音，由對面溜了過來，跟着聽見房門上

有響動。柳葉青忍不住要笑，忙用被掩住嘴，暗中發出吃吃的聲音來，外面立刻沒了響動。楊華連忙肘她一下，又推她一下。她勉強忍住笑，却又不禁坐了起來，楊華也坐起來。過了片刻，門扇不再響，紙窗卻聽噓的一聲，柳葉青曉得窗紙被人撕破了。楊華不覺的站起來！被柳葉青慌忙抱住，把他拖回床來，夫妻倆在暗影中，一聲也不肯響，要看看這撕窗紙，巴窗眼的秧子，到底意欲何為。

果然沉了一會，暗中人便又來輕輕推門，輕輕用力挖門門。挖了一會，似乎是得手，又似乎聽見楊柳在屋內暗笑的聲音了，慌忙又退回去。但只隔了一會。他又尋回來，改趨內間窗前，把一物投入屋中，吧達的一聲響，柳葉青猜想是問路石子，是敵人故意試探屋中人的，便暗捏楊華一把，意思是教他堅坐勿動。楊華有點沉不住氣，竟要尋過去；柳葉青急忙拉住楊華的手，附耳低告：「你不懂得，你不要妄動！教他由着性兒鼓搗去。爹爹是故意這樣做，剛才沒告訴你嗎？讓這東西敞開了撥門挖窗，爹爹這麼調虎離山，爹爹就可以趁空先下他的手了。他刺探我們，我們先去搜查他！」

這個主意，玉簾杆楊華其實早已領悟，他只是不熟習夜行人的手法，有點沉不住氣罷了。而且坐視來人撥門挖門，探窗投石，心上總有些躍躍然，恨不得給他一彈弓，把他打跑了，再不然跳過去，抓住賊的手腕？再大聲一喊，店中人一定全驚醒，就把賊的陰謀揭破了。豈不痛快？

外面這個少年竟十分粗豪，見屋中寂無動靜，他公然伸手，把暗間紙窗扯破一大

塊，手中火摺一幌；借這一閃之光，往屋裏側目窺視。……這一窺，少年不禁駭然。當此之時，楊柳夫妻恰好並肩相偎，坐在床邊，衣履穿得整整齊齊，面含詭譎。似曠似笑。玉簾杆斜拖着豹尾鞭，一手握彈弓，一手抓住彈弓囊；柳葉青一手提着青鋒劍，一手曳着丈夫一條臂膀。火光乍亮，夫妻倆雙雙凝眸向外張望，恰與少年目光相碰。

目光乍碰，男的（玉簾杆）往起一站，怒目喝道：「甚麼東西？巴窗眼幹甚麼？」女的（柳葉青）拉住男的不教動，滿臉帶笑，却是惡意的笑。騰出一隻手來，向窗外少年招手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才來麼？把招子放亮點，請進來！」

窗外少年突然收起火摺子，還未容他退避，柳葉青借着招手之勢，倏將一粒鐵蓮子破窗打出，真是手疾招狠，直攻探窗少年的右眼。少年一扭臉，剛剛躲過去，突又聽身後吧達的響了一聲。忙回頭尋看，有一個破鑼似的聲音，從隔院虛張聲勢，連聲嚷鬧着：「誰呀誰呀？」要走過來。同時又瞥見自己住的那間小屋，已關的門扇，忽然吱的大開；已熄滅的油燈，忽然透出亮來，而且分明看見屋內的人影一幌，又坎登的一聲大響，那隔院的人聲也就要追過來。他就像獅子一般，雙足一頓，急急折回自己房間，却喜楊柳夫妻全未追趕。

這少年正如鐵蓮子所猜，是個初出茅廬的雛兒，武藝很好，閱歷太淺，他此行是背着人出來，要尋找某某幾個仇人，却陰錯陽差，釘上了鐵蓮子楊柳夫妻。他姓陳，名喚陳元照，年才二十一，使着一對奇怪兵器，叫做卍字銀花奪。他要找尋峨帽派的七

雄，他又認不準。

他提着這一對奪，奔回己屋。邁進門坎，頭一脚，險一些踏碎油燈盞。自己屋中的燈，原本放在桌上，自己臨出來，剛搗滅了的，此刻竟點亮了，又被挪到屋地上，更一顧盼，全屋也改了樣；床頭剛賃的被挪了地方，自己的一個小包裏本來壓在被下，此刻已經打開，包中物全抖露出來，撒滿了一床。這不用說，自己潛窺對門三騎客，毫無所得；却另有夜行人乘虛光臨，倒把自己潛搜了一陣。更不用說，潛搜自己的，必是對門三騎客了，或者是他們的黨羽，或者竟是那個白鬚眉的老人（鐵蓮子）。少年陳元照，他剛才探窗偷窺，只瞥見一男一女，那老人沒在屋，一定是悄悄出來，抄自己後路了。

少年陳元照大恚，急急的驗道勘跡；伸手把後窗一推，應手推開；敵人當然是穿窗進來的了。看起來，自己真是太疏忽了，未免鬥不過人家；思索着可也是自己人單勢孤之過。更回頭顧望，對面屋燈光大明，屋中人發出咕咕呱呱的笑聲，不來追究自己，簡直是意存藐視。陳元照驀地又動怒火，把卅字奪一提，又要撲過去尋隙找場。他剛要邁步出屋，那個破鑼嗓子已然奔到，提着燈籠，挑着花槍；原來是店房中巡夜的更夫。更夫不肯說他剛才看見一個賊影，他只一個勁東張西望，連聲吆喊；櫃房中立刻驚動出兩個店夥，各持木棍，結伴提燈，到各院合搜起來。陳元照恰巧走到院心，更夫高舉燈籠一照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忙截住盤問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陳元照不肯置答，轉身就要退回本屋，店夥越發動疑；那個更夫橫着花槍，攔住了陳元照，不教他動轉，厲聲問他：

「你到底幹甚麼的？快說話！」少年陳元照張口結舌，不禁暴怒道：「我是客人。」店夥拿燈籠再三的照着他，說道：「你是那屋的客人？三更半夜，你這是出來幹甚麼？」店夥更夫漸漸迫近來，拿燈火照而又照，看清他手持兵刃，身穿夜行衣；把他們嚇了一跳，越發亂嚷起來。

對面九號房燈光早亮；院中審賊，屋中人越發吃吃暗笑；更有一人嚷道：「這裏有賊挖窗眼了！」少年壯士大窘之下，一句話不說，奪路要走。三個店夥一齊吆喝，雖然看出他是客人，仍不放他走，嚴辭詰責他，要搜檢他身上。正在不可開交，九號房後面夾道上，突有一個清脆的口音，振吭銳呼道：「店家快來，這裏有賊了！」撲通的一聲大響，像一個重物墜地，緊跟着又聽喊道：「哎喲，殺了人了！」

店院中人一齊驚駭，隔着院子，看不見後牆夾道的情形，但已聞聲辨響，似有人被害；那重聲墜地，分明像似有負傷摔倒。那夾道挨着廁所，那清脆的人聲依然一疊聲連喊道：「有賊，有賊！店家快看，快截住！跑到那邊去了，進了茅廁了，出來了。哎喲，往西北跑去了，快追呀！上牆了，跑了，殺人了！」店中人更形驚擾，值更的店夥張皇失措，只虛張聲勢空喊，沒有一個人敢去截堵。各屋客人也被這喊聲驚醒，亂鬧亂叫。

少年壯士陳元照，見景生情，驀然叫道：「店家，你們還不快追！剛才我看見一個賊，我是本店客人，差點教我堵上。你們快跟我來，我同你們追去。」值更的店夥半信

半疑，急問道：「你你你到底是那屋的客人？」……忽然聽見後來道又發巨響，一個人狂叫：「好狠賊，你扎死我了！」發出呻吟聲，似受了重傷。陳元照厲聲大叫：「你們還不快趕？出了人命了！」分開店夥，奮身追撲過去，他料想此人必是對門騎客那個白髮老叟。也許喊者是老叟，也許逃者是老叟；但不管怎樣，正是天助己使，可以借此避開一羣店夥的盤詰。他飛似的搶奔後院去了。

果然這一陣大亂，給陳元照解了圍。前邊後邊的店夥，連櫃房及掌櫃，司賬，一齊驚起，忙着穿着衣服，點燈火，找傢伙，出來查尋真象，追勸賊影。值更店夥跟隨陳元照，繞圈子奔到後院；分明望見後院牆頭上，有一條黑影，不等店夥撲到，公然回身揚手，發出幾塊飛蝗石子，却將店夥手中的燈籠打滅了兩盞。旋見這人影一栽身，跳到鄰牆，恍惚之間，一跳再跳，看不見了。

店中人還是泏泏譁譁，值更店夥奔出奔進，搬梯子上房，持燈看夾道，亂做一團。各房間的客人，也都驚起探問。店主人披着短衫，出來慰衆，再三的說：「諸位貴客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出屋，各人守着各人的行李要緊。這是一個小賊，早嚇跑了，並沒有傷人。」一面瞪着眼扯謊，安慰衆心；一面和司賬督率店夥，搜勘賊踪。將後院夾道，前前後後搜了一個到，明明聽見負傷，呻吟，狂喊殺人，重物倒地的聲響，竟沒發見被賊殺傷的屍身，也沒尋見半點血跡。剛才明明有人瞥見黑影，而且聽見奔逐之聲，現在全沒有了，一點格鬥的跡象也沒有。店中人越發疑鬼疑神，十分駭怪。就中笑煞九號房的

楊柳夫婦 此時鐵蓮子早從木房後窗逃進屋來，把乘虛翻檢陳元照的話，告訴塔女。於是翁塔父女三人把燈挑亮，門窗洞開，隔岸觀火似的，看這一齣玩笑劇。楊柳只是咕咕呱呱的笑，鐵蓮子暗向他夫婦擺手，低告二人：「這其間另還攔入一個第三者。」剛才喊救命，喊殺人的，並不是柳老。楊柳問道：「這又是甚麼人呢？」柳老道：「剛才話，你們側着耳朵，多看多聽吧。」翁塔父女仍在暗中，盯住對面房少年陳元照，那清脆的喊聲，不是柳老，不是柳葉青姑娘，倒幫了陳元照。

少年陳元照混在衆中，自覺很丟人。多虧着後院鬧賊這一陣亂喊，才把自己開脫；若不然，店夥定將自己認做賊黨了。他也和楊柳一樣，心中猜疑：「這夾道牆頭上，連嚷有賊的，到底是甚麼人呢？」跟店夥瞎竄了一陣，又向店主人表白了一番功勞，自稱是：「剛才上廁所，我瞥見一個賊影，在夾道牆上直探頭。我假裝不留神，特意溜回屋來，取了兵刃，要替你們捉賊。」店家聽了，似信不信的向他道謝，仍不放心，他們挑着燈籠，房上房下，夾道跨院，都重搜了一回，想不到鬧得這麼驚天動地，只在後來道摔破一隻大盆，茅廁旁邊傾倒了一堆碎磚；此外竟無一人受傷，也無一客失竊。到底不知道把戲是何人幹的，有何用意。店主人再三查問，終沒有查明真相。

陳元照心中更加倍納悶，又很慚愧。他料定自己的行囊，是被對門三騎客白髮老人（鐵蓮子）偷偷翻檢了；自己窺着人家，竟爾徒勞，反倒挨了人家一下。自己實在敵他不過，果然薑是老的辣，然而他決不服輸，這一來更把他激怒。那後夾道連喊殺人救命

的人，明明幫了自己，他也並不推諉究竟是誰。他十分悶氣，退回已屋，把凌亂的行李，重新打好包，坐下來尋思一回，越發忿忿。他便虛掩上屋門，和衣斜臥在牀頭，虛眯二目，仍在暗暗的監視對面房的鐵蓮子和楊柳夫婦。

然而少年人血氣足，本來要假寐，要看住了對頭的對頭，可是頭才挨上枕，竟呼呼的睡着了。一覺醒來，已皓日當空；少年壯士陳元照哎呀一聲，一骨碌跳起來，揉揉眼睛，出房急看。對面房門大開，全室空空，人已沒了踪影。忙又跑到馬號一看，男女三騎客的馬果然沒有了，陳元照道：「不對！」他已將自己潛緝的三個人緝丟了。恨怒一聲，忙忙的尋覓店夥，找到櫃房，向店家根究三騎客的去向。

少年陳元照在院中，邀住一個提水壺的店夥，直眉瞪眼的盤問：「那九號房三個客人呢？」店夥向九號房一警道：「您老問那一老一少一個堂客麼？」陳元照道：「正是。」店夥道：「他們可是都騎着馬？」陳元照大喜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他們那裏去了？」店夥道：「他們全走了。」

陳元照微愠道：「我知道全走了，他們甚麼時候走的？上那裏去了？」這店夥很詭秘的一笑道：「他們剛走。」把手掌一伸道：「你老看，這些就是他們三位賞給我的酒錢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咳，我沒曾問你這個；我問你，他們上那裏去了？」店夥嘻嘻的笑說：「這可說不上來，人家客官們愛上那裏去，就上那裏去。人家也不告訴我們店家，我們店家也問不着。」說時虛眯着一對眼，直看陳元照，簡直很有奚落的意思。

少年大怒，却又沒法，忙回手取了一錠銀子，要行賄賂，套問敵情。忽然聽一聲響，櫃房門開，店主和司賬一同出來。因昨夜鬧賊，猶懷疑慮，兩人齊聲向陳元照發話道：「客人早起來了？今天就走嗎？」言外之意，極端歡迎他就走。店夥趁空忙提水壺溜了，陳元照就向店主司賬，打聽楊柳翁婿的來踪和去向。這兩人世故很深，口風極嚴，問甚麼，甚麼不曉得；而且辭色之間，盼望陳元照趕快離店。陳元照按住了火性，再三詢問；這個店主比狐狸還狡猾，那個司賬比店主更狡猾，見陳元照死釘不休，他就虛向西南一指道：「那三位客人，大概是奔西南走下去了。你若若是快追，此刻動身，還能趕得上。你老可不要耽誤，得趕緊走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是真的嗎？」司賬扯謊道：「我聽見他們打聽路程了，好像問西南荻港，離這裏有多遠？」店主趁勢幫腔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聽見他們念叨過，他們一定是奔荻港去了。」

陳元照信以為真，忙告訴店家：「我就追他們去，我們是朋友，我與他們有事。我走之後，如果有一個姓石的矮胖子來找我，或者一個姓華的老頭來打聽我，你們就費心告訴他們，說我上荻港去，找那三個客人去了，請你費心告訴那個姓石的，教他趕快追來。掌櫃的，那個姓石的，約有五十多歲，在半月前跟我一塊，在你們這裏住過兩三天呢。」半月前的過客，店家早不記得了，但爲要趕快把陳元照支走，店主司賬一齊說：「記得記得，只要他來，這話我一定給你帶到。」

少年陳元照很是放心，以爲自己安排好了，於是立刻回房，取了兵刃行囊，付了店

錢。又把姓華的老年人年貌，再向店家形容了一回，也囑他們傳話，他們諾諾的答應了。陳元照這才提起行囊，健步急馳，忙向西南荻港，奔尋下去。

少年陳元照抖擻精神，沿江岸大路，火速追趕。這正是由蕪湖，過魯港，奔荻港，到銅陵的必由之路，要是快趕，一定趕得上。仗這陳元照青年健步，走出五六里地，沿路打聽，如此一個男子，如此一個女子，如此一個白鬚老人，居然被他問出踪跡。江邊一個小販說：「不錯，有這麼一老一少一女，三個騎馬的，剛從這裏搭伴走過去了。」

陳元照大喜，擦了擦頭上的汗，拔步又趕。他心中暗想：「這男女三個人實在可疑，大概是峨嵋七雄的黨羽，我不能放鬆他們。好在我已經給店夥留下話了，石叔父一定跟上來，華家父女也要綴來的，我們可以把這三人全都捉住。」一面思索，一面脚下加緊，連穿過兩道竹林，遠遠望見前途三匹馬聯鑣而馳，分明是二白一黑；馬上的人分明是兩男一女。少年大喜道：「哈哈，我居然綴上你們了！」脚下加緊，如飛的奔馳過去。

前面三匹馬，果然是楊柳夫婦翁婿。楊柳策馬並轡前行，鐵蓮子提鞭後隨。他們在店中，把陳元照大耍一頓，已經不生氣了。起五更一走，本以為這樣做，就把陳元照甩下，各走各的路，原不想生事。那料走出十多里地，鐵蓮子偶一回頭，又看見陳元照拚命的綴來；夫妻翁婿一齊恚怒，立刻把三匹馬放慢，無形中好像等他趕上。陳元照綴在後面，已瞥見楊柳回頭而望，拿馬鞭指點自己；他滿不顧忌，一直逼了過來。楊柳越發

動怒，向鐵蓮子一商量，容得兩邊相距不到兩箭地，他們突然翻身下馬，找一樹蔭下，把馬拴在樹幹上。三人齊到樹蔭下納涼一站，竟然不走了，要看看那少年陳元照緊緩不捨，意欲何爲。陳元照一味湊過去，相隔半箭地，人家站住了，他也尋一樹蔭站住。摘下帽子，拭汗，搨涼，一對大眼睛骨碌的打量楊柳，打量鐵蓮子。柳葉青是女子，他要找的峨帽七雄，其中也有一個女子，他就細細盯看柳葉青。從他眼中，看出柳葉青渾圓臉，蘋果腮，柳葉眉，直鼻，小口，朱唇，雙頰有酒渦，十分俊俏，目光尤美；舉止氣派像個跑江湖，會武藝的女子，却又落落大方，不帶村俗氣。他覺着古怪，既覺古怪，不由要多看幾眼。這一來，鐵蓮子捻髻皺眉而笑，仰臉看天。玉旛杆楊華瞪眼生氣，要走過來發話，柳葉青驀地臉通紅，眉峯一挑，很快的向父婿咕咕呱呱，說了幾句話，突然走過去，到馬鞍邊，抽出那把劍，衝着陳元照走來。玉旛杆趨至馬前，也摘了彈弓，取彈子，抽鋼鞭。

柳葉青左手倒提劍，叱道：「你這東西直眉瞪眼的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玉旛杆楊華也罵道：「在店裏搗亂，路上也搗亂，小子再三再四，安的甚麼心？這可不比鎮店裏，這是曠野地，要作死，整是地方！」夫婦倆氣勢汹汹，要就此收拾這歪纏不已，居心叵測的無禮少年。

陳元照張目四顧，果然近處渺無行人，只有江岸竹塘。他竟不怯陣，忙擺好架式，厲言還口道：「爺們是走道的，走道不犯私，誰也管不着誰！」

柳葉青忿極，立刻抽劍出鞘。玉簫杆叫道：「青妹等一等，我來教訓他！」慌忙綽弓過來。陳元照這才看出情形嚴重；退後一步，急急回手，將肩頭所負的小包袱打開，只一抖，亮出兵刃，是一對卍字銀花奪。鐵蓮子柳兆鴻一眼瞥見，暗吃一驚，（他曉得這少年的門戶了，）猛然叫了一聲：「且住！」掠空一躍，橫截在柳葉青面前，把她攔住，說道：「不要如此！都是走道的，你問人家做甚麼？你這來派，真格的，要打一架？」把女兒拖勸住，轉臉向陳元照大聲發話：「喂，朋友都是出門在外的，別這麼直眼看人，人家是女眷啊！」哈哈的大笑了幾聲。

陳元照手擎雙奪，也不躲，也不言，仍然看着楊柳翁婿夫妻，鐵蓮子拿眼不住打量他，和他手裏的兵器，見楊柳含嗔欲鬥，隨轉身把女兒女婿全喚回，低聲囑告了半晌。三個人忽抬頭各向陳元照這邊一望，都笑起來。陳元照正要退回樹蔭，鐵蓮子又高聲發問：「朋友，你貴姓？」手指這卍字奪說：「你師傅可是姓褚麼？」陳元照仰臉不答，擺出傲態，慢慢的包起雙奪，走到樹下，席地坐下來，拿帽子搨風乘涼。那種旁若無人的樣子，居然引得楊柳夫妻和鐵蓮子都有些詫異。

楊柳翁婿一齊退回樹下，鐵蓮子暗對楊華，柳葉青說道：「這小夥子真有點邪氣，決不像初入公門的狗腿子。看他這樣狂傲，倒好像是一個訪鏢的鏢行雛兒。再不然，就是學成藝後，奉師命剛出來，游俠創萬兒。你看他直眉瞪眼的狀相，簡直太嫩，大概不是歹人。若是歹人，他得度德量力，你看他現在這股勁，一個人敢鬥咱們三個人。」

華笑道：「不是歹人，準是渾人。」柳葉青也不禁笑了，說道：「這小子實在氣人，他爲甚麼一死兒釘上我們呢？」鐵蓮子笑道：「這就叫初生犢兒不怕虎，看他那樣子，心中大概跟誰嘔着氣，也許他有爲難的事，要找誰打架。他一定是把咱爺們看岔了，索性由我鬥鬥他，也算是成全他一回。」遂故意小聲和楊華，柳葉青啾咕了一陣，又都做出東張西望，似有畏忌的樣子。然後，說了一句江湖黑話，揮手道：「馬前吧，點子來了！」這時來路恰有行人車馬快走過來，鐵蓮子立刻和婿女忽忽飛身上馬，豁刺刺往西南緊跑下去。少年陳元照果然上當，立刻拔腿緊蹙下來。

三匹馬一口氣奔出二三里地，鐵蓮子柳兆鴻回頭一看，少年陳元照敞着衣襟，大張着嘴，喬步奔逐不停，他居然要拿兩條腿的人，硬跟四條腿的馬賽快慢。柳老忍不住揚鞭大笑，對楊柳夫妻說：「仲英，青兒，你們看看，這小子快要累死了，他還是追！」柳葉青，楊華勒馬扭頭回望，也不禁縱聲大笑。陳元照仍然倔強，窮追不捨；到底是馬快人遲，走了一大段路，陳元照落在後面。楊華回頭望了望，笑道：「師傅，你老瞧，這小子跑不動了。」柳葉青在馬上笑得前仰後合，說道：「爹爹，這傻小子站住了，大概不肯追了。」鐵蓮子勒馬看了看，對婿女說道：「你們要打趣他，可以再叫他趕。」遂一齊將馬放慢。

陳元照累得呼啞呼啞直喘，本想不趕了。見三人當途駐馬，衝着自己指手劃腳，又說又笑，分明等待自己。奚落自己，他不由勃然大怒道：「好賊子們，成心溜我！我非

追上你們不可，教你看看太爺的脚程！」遂一伏腰，箭似的又撲上來。

煦風撲面，赤日當頭，三匹馬忽緊忽慢，指東指西，亂踏着一片片竹林田徑，投向西南；陳元照初涉江湖，性情倔強，縱已累得渾身浴汗，依舊窮追不捨。鐵蓮子和楊柳夫妻拿着活人開心，竟這麼忽鬆忽緊的，把他直溜出二十多里，他毫不警悟，依然切齒緊釘。突然間天色一變，雲合風起，驕陽斂光，似有暴雨之意。鐵蓮子柳兆鴻急看前途，偏南方林木掩映，有一村落；翁婿夫妻忙拍馬直投過去，就村井樹蔭，飲馬歇汗，打算尋找地方避雨。問了問此地鄉民，這裏沒有店房，若要投宿，還得再趕出十數里；若是暫時歇馬，却有一座廟宇。鐵蓮子打聽明白，告訴了楊柳夫妻，又仰面看天，伸手試風，風雲雖驟，似乎一時還下不起雨來。楊柳都以爲江南多雨，來的快，停的更快，因說道：「我們還是往前趕吧。何必在這前不靠站，後不着店的小村子裏？」

鐵蓮子道：「也好，不過，我看雨這就來。……」言甫罷，果然風過處，簌簌的灑了一陣濛濛雨。三人急急避雨，牽了馬，投到村邊小廟裏，就在廡下站着，歇脚看雨。雨果然不大，剛剛濕了地皮，又慢慢的住了；只是雲未開，日光未出，還不能算晴。楊華笑向柳葉青說：「我是河南人，我頂喜歡江南風景，就只討厭江南這樣天氣，晴天少，雨天多，總弄得人身上濕漉漉的，難受極了。」柳葉青也說：「江南梅雨是最惱人的，可是你們河南北的風沙，也真嗆人，我也受不了的。」楊華笑道：「你說的是直隸省，若像我們河南虞城縣，便好得多。晴天既沒有沙土風，雨天也沒有濕霉氣，好過得

多。」

楊華盛誇故鄉氣候，柳葉青不信，笑着搖頭：「你蒙我，你當我沒去過河南嗎？我記得開封那地方，一到夏秋，刮起黃風來，也是飛沙走石，噙的人喘不出氣，眯的人睜不開眼。」楊華道：「開封是開封，虞城是虞城。你別覺河南地全是一樣，其實大有差別。就說徐州吧，也算歸江蘇管，那地方風土氣候，全像山東，人也生得屋大山粗，不像江南人那麼嬌小。」

兩口子坐在廟廡下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閒談忘情；鐵蓮子却獨自一人，走出村口，往外察看。此時只落着零星雨點，風已停了，遠處天空透出日光來了。鐵蓮子往來路上看了一眼，旋即轉身進廟，向楊柳笑道：「你們倆談高興了，你可曉得那小夥子又追來了！」柳葉青道：「真的嗎？」

夫妻倆一齊站起，走出村口，并肩一望，不由勃然大怒道：「這東西一定不是好人。我們趁早把他打發了吧！」眼見陳元照頭像播浪鼓似的，東張西望，藏藏躲躲，慢慢溜過來。忽然瞥見楊柳，他便往竹林後一躲；他由明追改爲暗綴了，却忍不住不時伸頭探腦。

玉簷杆楊華張着雨傘，挨在他妻子柳葉青身邊，遠遠望見陳元照鬼鬼祟祟的神情，忽然一笑道：「青妹，我說你可別惱，他一死兒緊釘咱們，他的居心用意，我倒猜着了。」柳葉青立在丈夫的肩下，仰着臉兒問道：「你猜他甚麼用意？」楊華回頭看，岳

父沒在跟前，便附耳對柳葉青說：「這小子直眉瞪眼，緊釘住我們沒完，我猜他沒安好心。哼，多半是個採花賊，他瞧你長的漂亮，他釘上你了。」

柳葉青驀地紅暈雙頰，往地上低聲啐了一口道：「我罵你了！」楊華哈哈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若不然，他何苦窮追不捨？師傅說他不像衙門狗腿子，我看他也不像鏢行雛兒，倒是頂像採花賊。你瞧，他又探頭了，又在瞧你了！」柳葉青使勁擰他一下，說道：「你還胡說！」楊華哎呀一聲，兩口子咕咕呱呱又笑起來。

鐵蓮子竟跟過來，問道：「你們笑甚麼？」柳葉青斜睨了她丈夫一眼，輕輕說道：「他胡說八道，他說這個小子直看我，沒安好心，他說他是專纏我來的。」玉旛杆忙掩飾道：「師傅當然知道，江湖上很有壞小子，好跟綴女人，這小子賊眉鼠眼，恐怕也是這路壞蛋。」鐵蓮子其實早就疑心到這一節了，不過沒肯說出來。因捋鬚低告道：「這東西果然有些邪魔怪道。平常一個武林人物，斷不會只憑兩條腿，硬敢追馬。而且，我們人多，他只一個兒，若是尋仇，辦案，劫財，明知不敵，豈肯苦綴不捨？怎麼着，也該回去叫伙伴，勾兵，再來生事。他都不然，只一個人死綴，那麼這小子必有一點甚麼恃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往下說了。

柳葉青和楊華忙問：「他仗恃甚麼？」鐵蓮子眼望婿女，雙眉一皺道：「往不好地方猜，大概是蒙藥薰香。」

夫妻倆一齊愕然，鐵蓮子這話，分明也認這少年是個採花淫賊了。柳葉青以為竄犯

了自己，心中痛恨。切齒說道：「這東西斷乎不是好人，咱們別再嘔着玩了，簡直的過去，把這東西砍掉，也替人間除去一害。」捲袖子捋腕，恨不得立刻下手。玉旛杆楊華忙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這地方緊挨着村莊，衆目昭彰，何苦惹麻煩？我要收拾他，莫如誘他到僻靜地方，先捆起來，痛痛快快毀他一頓，只算是給他一個教訓。再不然就把他吊在樹上，等過路人來解救。」

柳葉青搖頭道：「一個可殺不可留的淫賊，何必這麼折騰？依我說，乾脆先揍他一頓，然後掘個坑一埋。」楊華道：「活埋人，好厲害！天有好生之德，人有慈悲之心，他是淫賊不是，口說無憑，怎好但憑揣測，硬下毒手？」柳葉青喝道：「酸文寡醋，又來抬槓了！剛才你跟我一樣，也發狠來着，這時候又裝善人！」楊華道：「咱們倆到底誰狠？」柳葉青道：「不拘你怎麼說，這小子管保是壞蛋，我決不饒他。我還告訴你，我捉住他，頭一下，我先剜他那一對賊眼。這小子，這一路老是這麼直眼珠子看我。」楊華笑道：「你聽，你聽，他把你看躁了，你就要他的命。你也不盤盤虛實，不問問底細，就要剜人眼珠，到底還是你狠罷！」

柳葉青辯不過丈夫，有點發急，嗓門越說越大，末後竟不答應，楊華道：「你怎麼老噎人家的嗓子眼！這小子像採花賊，本是你先說的，你這時候又說我不問虛實了。你這嘴反正都有理，我怎麼都有錯兒，二爺您到底教我怎麼好呢？」玉旛杆楊華嘔她道：「教你別發厲害！」楊華道：「我偏要發厲害！」

兩口子又噁噁的拌起嘴來。

鐵蓮子皺眉攔阻道：「罷罷罷，少說兩句罷，你們兩口子又鬧口了，回頭又真急。青兒你嚷甚麼！」柳葉青道：「看！爹爹說的我們，誰發急來，是華哥故意和我抬槓。是他先說的，這東西是淫賊，該收拾他一頓；回頭我再一說，他又褒貶我狠。我怎麼狠了？」楊華笑道：「小姐不狠，」對柳老說道：「她現時就要過去動手，要活埋人，又要剝人的眼珠子。」鐵蓮子柳兆鴻忙道：「青兒慣說狠話，你別儘聽他瞎說。實情這東西也太惱人，該挨揍，但也犯不上制死他。」

柳葉青分說道：「爹爹不曉得，我一說過去跟人動手，他就不愛聽。……簡直你是怕我跟男人們打交道。你放心，我只過去引他上鉤；他只一炸刺，我就宰了他！」

柳葉青揭破了楊華的隱衷，楊華也赧赧然了，笑說：「你把我說成甚麼人了，講真格的，現放着師傅和我，何必單教你過去動手，你也不怕失了身份。」柳葉青道：「怎麼樣？所以我別跟人講話，更不該交手，這一來我就不是好女人了。所以你還是吃酸！」柳老斥道：「這是怎麼說話！你們倆誰也不用過去，還是我來琢磨他。」

柳老獨自走出村口，雨點漸稀，路上微濼，避雨的行人，很有出來趕路的了。那少年陳元照遠遠藏着，見柳老一露頭，立刻避開了，潛入道旁竹塘後，暗暗偷視，柳老伴做不理會，把村外形勢一看，這正緊挨大道，是過往行人必由之路；在此地動武，實不相宜。往外圈看，也見得竹林掩映，村落起伏，是人烟稠密之區。柳老往外淌出一段

路，轉身回來，告訴婿女：「我們還是往前站趕罷，這個地方太不合式。」

這時細雨濛濛，漸下漸小，終至於停，天際溼雲漸散，東邊遠處已然透出日光，雨是下不起來了。鐵蓮子柳兆鴻催婿女上馬，沿着江岸，續往南行，正打那竹塘旁邊經過，少年陳元照這一回似乎存了戒心，躲在竹叢中，不肯逼近來，只遠遠偷看三人的去向。三人策馬而過，走出很遠；他方才避走田徑，斜掉角暗暗綴着。他以為楊柳一行沒有看見自己，殊不知人家翁婿夫妻三人，揚鞭打馬，走上雨過天晴的大道，好像又說又笑，滿不理會，其實人家一個個精神貫注，早把前後左右照顧到；並且下了狠心，定要活擒他，拷打他，逼問他的口供，追究他的來意。

鐵蓮子和沒事人一樣，驅馬落後走，連頭也不回，只望着前途，楊柳夫婦一面從正路往前走，一面暗打量道路兩旁，要尋一個合適的，隱僻的，無人地段，好把陳元照誑去，如法泡製，給他苦子吃。

柳葉青和楊華都年青，比起陳元照，江湖經驗究竟高着一籌。他們要看陳元照的時候，決不明着回頭，只偶然在策馬拐灣處，偏臉瞥一眼。

於是柳葉青暗告楊華：「這小子還是緊跟不捨！」楊華悄聲道：「是的，我們決不能放過他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你別嫌我狠，這東西實在該剮！」

於是迎面望見一段土崗密林，地形有點險僻。柳葉青急忙悄告楊華：「這地方就不錯！」又叫着柳老：「爹爹，這土崗正好，咱們就下馬等着吧。」

玉簷杆也覺得地點不錯，真要活埋人，土崗下阮阮窪窪，連坑都不用挖。

柳葉青不等柳老回答，馬上加鞭，直奔土崗搶去。柳老急喝道：「青兒，別慌！」和楊華一齊追上去，柳葉青已到土崗，翻身下了馬，就要拔劍等候，柳老很生氣的趕到，低聲喝道：「快上馬，快走，這裏不成！」

柳葉青不服氣，仰臉問：「怎麼不行？」話剛出口，自己「哎喲」一聲，慌忙上了馬，楊華譏誚她道：「女張飛，你真成就完了！」——原來，越過土崗，却是一條丁字路。那邊頭上，正有一輛老牛車，幾個荷鋤的莊稼人，繞林子走出來。只看正面，這地方像很險僻，轉過崗子再看，反倒是個行人必經的三岔口。

玉簷杆哈哈大笑，柳葉青驀地臉通紅，自己也笑了。夫妻翁婿尋尋覓覓，仍往前走。柳老抱怨她道：「你這丫頭，喊着，喊着，你到底露相了。無緣無故幹甚麼？告訴你，這傢伙是個雞兒罷了；若是老手，像你剛才這麼毛骨，他立刻會看破你的用意，他就不肯再纏了。以後遇上綠林人，千萬別嘍咕。」楊華插言道：「青妹總誇她的經驗比我強，這一回我可看透了，你比我還沉不住氣呢。你這上馬下馬一鬧，那小子恐怕早猜出咱們的用意來了。」說着，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。柳葉青也不禁側頭往後一瞥，扭轉臉來，却向楊華鬧道：「你還說我毛骨，你這是幹甚麼？你走一步一回頭，豈不是更露相？」楊華笑道：「你怎知我回頭來？是不是你也回頭了？」一句話，惹得鐵蓮子忍俊不住，嗤的笑起來，責備二人道：「你們兩口子嘮嘮叨叨，拿抬槓開心。你們不要自做

聰明，把人家太看成傻子了。你們倆只走道，不說話，行不行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行！我先堵上我的嘴！爹爹別生氣。」

三個人續往前進，越走路上行人越多，越沒有下手的地方。而且遠處黑壓壓一片濃影，顯見又快來到一座鎮甸之前了。柳葉青失望道：「爹爹，咱們又該着進鎮店了，更不好下手了。那時候真不如在曠野地，把東西子毀了。」鐵蓮子咳道：「你抱怨甚麼？只要他進了鎮甸還死鏢，甚麼地方不能宰人？老老實實跟我走吧。」

三人策馬前進，忽逢歧路，看路上車轍馬跡，果然前途快到碼頭。驀然間，濕風又起，陰雲復合，豆大的雨點零星星迎面打來。玉簾杆柳葉青一齊說道：「不好，雨又要下了。」三人立刻把馬韉一放，馬鞭連拂，三匹馬放開健蹄，豁刺刺直往鎮甸投去。

這一場江南野雨，大一陣，小一陣，斷斷續續的下，把臨江田野，罩了一層濃霧，給行人身上，加了許多潮濕。三個人策馬疾馳，覺得快到站頭，也沒有張油傘，也沒有換雨衣，就這麼冒着雨往前趕。約莫走出二三里路，前途江邊有一座大鎮甸。鐵蓮子柳兆鴻揚鞭一指道：「這就是荻港。」三匹馬錯落着，來到了鎮口。勒馬一轉，翁婿夫妻三個人，不禁同時回頭一看。柳葉青首先發笑道：「呀，那小子沒影了，到底給溜走了，不綴咱們了。」鐵蓮子笑道：「你不要小看了人，這小子很有種，溜不倒他；你看吧，回頭他一準找尋過來。咱們三個人騎了馬，冒雨飛跑，他這小子在步下追，天大本事，也跟不上。可是這小子實在有橫勁，有胆氣，假如不是壞蛋，倒真是個後起人材。」

只怕這小子不是好貨，……」柳葉青道：「那更不該放過他了，我們應該替江湖除害。」說着，鐵蓮子一馬當先，楊柳夫婦聯鑣後隨；馬一進街，人便不再言語了。

荻港這地方，也是個水陸碼頭，比較也很熱鬧，鐵蓮子當年曾經到過。他還記得這裏有個四合店，驅馬一直尋了去，招呼婿女，一齊下馬進店。

翁婿夫妻佔用了一明兩暗，三間北房，安置了馬，命店夥打水淨面，泡茶。柳葉青先不管這些事，忙忙的進了西暗間，把行囊打開，取出自己的衣服來，掩門換好。順手把楊華的衣服也找出來，往板床上一丟。自己扣好衣鈕，換上鞋，把她父親的一身乾燥衣服，抱送到東暗間，說道：「爹爹！等會吃茶，你老先把衣衫換上吧，回頭別着了涼。」又向楊華啣嘴道：「喂，你的兩件皮，我也給你找出來啦，別只顧端着茶碗打幌，快給我換上去。」

玉簫杆楊華放下茶碗，看了看自己身上，說道：「我身上只溼了一面，換不換不要緊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不行，趁早給我換，我都找出來了。」一指暗間門道：「你老老實實換下來，我還要把濕衣裳湊一塊晾晾，回頭我還想找店夥計，借個洗衣盆來，好歹給你們爺倆洗一把。一共帶了這麼兩套替換衣服，天又潮熱，又是下雨，汗淋淋的，濕漉漉的，你不嫌穿着難受嗎？」

柳葉青一味催，楊華笑扶門框，往外看雨，並不動彈。鐵蓮子也只吃茶，笑着說：「姑娘忽然愛起乾淨來了。」楊華嘲道：「可不是麼，青妹妹新近才學着洗衣漿裳：有

這份能耐，出門在外，還想施展施展。」柳葉青瞪眼說道：「人家好心好意的催你換，給你洗晾，你倒挑眼挖苦起我來。不是我逞能，爺三個每人只帶這麼兩套衣服，髒了就得洗，我不洗，誰洗？我好歹動動手。當夜就能晾乾，明早就可以穿着走。若是交給店家，找洗衣房洗，非等兩三天不可。我們真格的住在店裏等嗎？我本來外行，不會洗衣裳，我是初學乍練，您多包涵着。我可不如人家李映霞李小姐，人家又會洗，又會縫，又會煎，又會炒……」說得玉旛杆嘻嘻的笑起來，一時沒話可答。柳葉青拿眼盯着他，夫婦倆眼對眼瞅着，半晌，柳葉青也嗤的笑了。

玉旛杆受逼不過，到底進屋，換了衣服；鐵蓮子也笑着換了。柳葉青搬一個小凳，堵堂屋門口一坐，隔簾往外看雨。這雨還是緊一陣，慢一陣，時停時下。柳葉青覺得身上不爽快，有點黏似的，想洗澡，又沒地方，她就口發怨言道：「這裏的雨怎麼比咱們家鄉還惹厭？自從離開鎮江，走了這些天，十天倒有六天陰，早知雨水勤，還不如不騎馬，坐船走倒痛快，先不挨淋。」楊華從背後接聲道：「不挨淋，怎麼換衣裳？」柳葉青扭頭往地上啐了一口道：「我再也不洗衣裳了，你不用挖苦我。」

天色漸暗，雨勢忽大，店夥打雨傘過來問飯，並給點上燈火。鐵蓮子吩咐了菜飯，另要了三壺熱酒，也是怕雨淋傷風。翁婿夫妻吃罷晚飯，鐵蓮子進了東暗間，坐在板床馬褥上，閉目養神，預備明天到街上找人。楊柳夫妻不肯歇息，竟在西暗間，臨窗桌旁，挑燈對坐聽雨，嚶嚶共話。外面的雨淅淅瀝瀝，下起來沒完。柳葉青說道：「這時

候恐怕起更了，這裏也聽不見更鐸，到底不知多早晚了。」楊華道：「是陰雨天，顯得黑的早，其實這時並不太晚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便宜那小子了，那小子一準是落在後面，找不着咱們了。」楊華道：「本來兩條腿的人，硬追四條腿的馬，只有渾蟲才肯幹。教咱們苦苦的一溜，他也看出風不順來，當然就不追了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你以為他是不敢追嗎？我却覺得他是追不上。」楊華道：「我沒說他不敢追，我以為他是知難而退。咱們安心溜他，他一定琢磨出來了，自然他就不再上當了。」

第四章 荒林雨夜鬥疑兵

夫妻倆品茗閒談，若有所待。隔了一個更次，忽然聽外面人聲雜沓，一個店夥打傘提燈，引進投宿的客人來。夫妻倆慌忙從破窗往外暗窺，果然是那個少年陳元照，渾身是水，滿頭是汗，張惶四顧，跟店夥投到店院來。借着店夥手提的燈光，楊華瞥見他一個側面，柳葉青看見他一個背影，夫妻倆連忙站起來，去告訴鐵蓮子：「師傅，爹爹，那個小子找來了！」鐵蓮子早已聽出動靜，笑着向楊柳一揮手，指一指窗外。楊柳夫妻點頭默聆，立刻分佔窗台，側耳偷聽。

陳元照冒着雨，直往店裏鑽；店夥挑燈跟着他，問他是住店，還是找人？他肯確實回答，挨着門一號一號的尋。天這麼黑，雨這麼下，他又不說所以然，招得店夥很不滿，甩出很難聽的話。他實在沒咒念，只得說出來：「你們這裏，可有騎着三匹馬的客

人嗎？是一男，一女，一個老頭兒，是跑江湖的。」

這句話，楊柳恰好聽個畢真，不由相視而笑。玉簫杆楊華道：「這東西給咱們下了考語了，原來你是個跑馬，賣解，走繩子，登大缸的姑娘！」柳葉青道：「可惡！」楊華道：「怎見得可惡，總算他有些眼力，猜得個八九不離十。」柳葉青推她丈夫一下說：「他可惡，你比他更可惡，我是踩繩的，你自然是王傻子，韋上飛，馮二楞子了！難為你游擊將軍的少爺，娶了個登大缸的女人。你再說我，我可……」衝楊華舉起拳頭來。

這時候店夥剛好答了話，說：「你要找那三位客人，好啦，你瞧，就是這三間房，你跟我來。」陳元照連忙說道：「不不不，我是閒打聽，我不要找他們；我只要一個單間，你們有嗎？」店夥說：「有，客官，不就是你一位嗎？」陳元照道：「是的。」店夥引着陳元照，回到店房前院，給他找了一個小單間。於是照例的點燈，打洗臉水，泡茶，問飯，又問客人要不要賃被。陳元照說要賃被，掏出一塊銀子來，預付了店飯錢；爲的是自己乃是孤身客，沒帶行李，這樣做，省得店家疑心。店夥接過錢，出去給他叫飯。他先不脫濕衣，急忙走出去，認準了楊柳夫妻住的房間，探好了，出入口道。回轉小單間，這才脫去濕衫，擰乾晾好。他沒有衣服替換，飯來了，他赤膊坐下來吃飯。

楊柳夫妻眼看陳元照偷偷來認門，夫妻兩容他走後，忙去告訴鐵蓮子，並且氣忿忿的表示意見：「斷不容這東西生離此地，也不容他活到明天；」釘問鐵蓮子，今夜如何下手？鐵蓮子慢睜雙眼，徐徐說道：「你們何必這麼掛勁，要宰他宰就得了。店房裏不方

便，還是誘出店外。」鐵蓮子站起來，換上雨衣，悄悄出去，尋找誘擒的地點。楊柳在東房間一臥，耗時候，聽動靜，釘住陳元照，不教他溜脫。

陳元照決不想溜走，吃飽了飯，把濕褥子也收拾了一下，那對卅字銀花奪，也擦抹乾淨，重新包好。摸了摸身上，可惜綴得太緊，只有一箇袖箭帶在身邊；其餘別的防身武器暗器，夜行人用具，一點也沒有。況且人衆我寡，須防暗算，想了想，便披衣急急離店。踏着泥路，到荻港街上，尋一刀剪鋪，買了一槽鋼鏢。又買了一件上衣，一塊油布，和一副帶子，一雙軟底鞋，一根長繩。回轉店房，又把柳家父女暗窺了一回。倏忽二更，雨又漸停。陳元照將全身結束停當，更衣換鞋繫帶，佩好了鏢箭，一對卅字奪，順放在床頭，賃來的被舖展開；出去巡視一遍，立即緊閉屋門，頂上一個木凳，扣緊了窗，這才輕輕倒在床上，熄燈假眠。小心戒備着，只要對方潛來暗算自己，自己便可立時警醒。不料他一路狂奔馬，精疲力極，耳朵剛剛貼枕，兩隻倦眼再睜不開。陳元照說道：「不好，這可不能睡！」一骨碌坐起來，要盤膝閉目養神；那知總犯暈，直打盹，他忙又跳起來，點上燈，在屋中來回走溜。心想：「石叔父怎的還不纔來？」

折折騰騰，已過午夜。陡然間，聽窗外嗤的一聲冷笑；陳元照愕然凝眸。小窗破露一孔，正有一隻俏眼，從窗孔往裏窺視自己，陳元照一側身，厲聲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那隻俏眼一閃，忽換來一隻皓白的手，公然伸入四個手指頭，刮的一聲，把窗紙扯碎。撕出來一個很大的窟窿，把半個面孔，端端正正放在那裏，一雙星眼公然明窺自己。陳

元照勃然震怒，老實說，這意外舉動，吓他一跳。他連忙一跳，撲到床前，正伸手要抄兵刃；突又聽後面窗也拍的一響。一個男子口音，低聲喚道：「朋友，是熟人，請出來到店外會會！」

陳元照又往旁一跳，扭頭急看；後窗的人只出聲，不露面。陳元照早已明白了。餓虎撲食一般，跳近床頭，將卅字銀花奪，一把抓到手。先交左手，右手潛掏暗器；可是忘了一招，他沒有煽滅燈。於是他退步負隅，眼觀前後兩面窗，喝問道：「出來也不怕你們！你們是幹甚麼的？可是騎馬的三位？」前窗是女子語聲，晒笑着說：「算你會猜！別害怕，慢慢的滾出來，店外頭東南空地上見。」

陳元照心裏頭多少有點啾咕，究竟自己人單勢孤，但是初生犢兒不怕虎，他把掌心的暗器緊扣着，未肯先發，抗聲還口道：「少要賣狂，陳大爺龍潭虎穴也敢去，就教你們三打一，我也不怕。你們堵門口，警着我，那可不成。施暗算，是屎蛋！」燈影裏，他已看清前窗的面孔，正是圓臉，桃腮，柳葉眉，是那個騎馬的女人。後窗看不見人的身形，聽口吻，是那個少年男人。少年男人重又回答：「喂，放心大胆的鑽出來吧，爺們有好話跟你商量，沒人暗算你！」

陳元照喝一聲：「好！」身形往下一伏，抖手穿窗打出一鏢，順手把燈煽滅。前窗人影一聲冷笑，一幌便不見了。後窗人影罵道：「可惡的東西，還想帶算人，快滾出來吧！」陳元照還口道：「太爺開道，不能不來一下。」又抖手打出一鏢，趁勢搶上一

步，移木凳，拔門門，把門扇猛然一闔又一開，這才左腳點地一擰，騰身斜竄，跳出了屋門。往右首一落，雙奪急分，「夜戰八方」式，往四面一掃。雙眸急急一尋，店院空空，敵人並沒有睜睛着自己，放冷箭，下毒手。

陳元照抬頭再張望，好像院中沒有埋伏，房頂也沒有敵人。他心中一楞，「他們好快的身法呀，那裏去了？」「稍一逡巡，把卍字銀花奪一按，嗖的一個箭步，奔楊柳那房間撲去。剛剛竄到屋角轉灣處，背後突襲來一股寒風；陳元照急急的一閃身。斜刺裏黑影中，閃出一人影，低聲叫道：「夥計，往這邊走！咱們外邊鬥去！」這人影一指東牆跟，緊行數步，一竄上牆。「金雞獨立」式，登着牆頭，向陳元照連連招手。

陳元照奮不顧身，吼了一聲，頓足一掠，嗖的也往鄰牆上一竄；身如風擺柳似的一幌，連忙拿樁立穩。這雨後的牆，竟十分滑濶，險些閃下來。再看敵人，冷冷的一笑，直等到陳元照躍上來，站穩了，方才一栽身，跳到牆外面去，又是止步招手。陳元照回頭看了看，也就負怒往下跳去，跟踪急追。一面追，一面留神回顧，恐防三打一，半途受了楊柳的暗算。

但是楊柳夫婦並不算半途暗算他，他自己竟漫無忌憚的，踏入人家埋伏中。前邊那人影，正是鐵蓮子柳兆鴻，把陳元照誘出來，直奔到店外東南空林邊，便即站住。玉旛杆楊華，柳葉青柳研青，夫妻倆從側面旁綴陳元照，霎時也已奔來。

翁培夫妻三人把陳元照圍在垓心。再看陳元照，兀自傲然無懼，把一對卍字奪一

舉，挺立在空地上，滿地盡是雨後爛泥，他一點不介意。閃目看清了敵手的人數，微微一笑，抗聲說道：「你們全來了！在地下跑，比騎着馬可差的多，你們不會再溜走了。我說呔，你們打從店裏，把太爺調出來，請問你們打算怎麼樣？」

楊柳伉儷蘊怒已深，反倒相顧而笑，柳葉青首先發話，向楊華說道：「你聽，他還裝沒事人呢！我說，是我過去問他，還是你過去問他？」口說着，不等楊華回答，提着那把青鋼劍，搶先往陳元照這邊湊來。她一心想單獨跟陳元照動手，把這東西放倒，頭一下先剜他那對該死的大眼，跟着再剝下兩條狗腿。玉簷杆楊華要保持自己做丈夫的體統，慌忙橫身阻住妻子，說道：「青妹等一等，你先閃開，還是看我教訓這東西。」柳葉青從鼻孔嗤的笑了一聲，用劍尖一指對手，道：「小心點，看教訓不成人家，倒沒的讓人家教訓了。」兩口子還是鬥舌。鐵蓮子柳兆鴻遠遠的站在叢林邊，自以為是前輩英雄，不屑跟陳元照這個後生小子交手；只將長髯，看勝負，一方提防陳元照戰敗逃竄，一方戒備着堵女萬一的失敗。

這時候，玉簷杆楊華提起豹尾鞭，騰空一躍，「撲察」一聲，腳踏爛泥路，濺起雨花，竄出一丈多遠。柳葉青連連叫道：「留神別滑倒了，黑燈瞎火的，看着點腳底下。說到這裏，起了戒懼之心，忙向鐵蓮子說：「爹爹，他要先過去動手，他不教我去。這麼黑的天，又剛下完了雨，他的眼力不大行，爹爹你攔攔他罷。」

黑影中，玉簷杆楊華不由一陣臉皮發燒，娘子倒是關切自己，也未免小看自己了。

一賭氣，爲求必勝，立刻插鋼鞭，把彈弓摘下來。鐵蓮子柳兆鴻在那邊，努目凝神，釘着陳元照手中這對卍字奪，心中還是思索：「這小子到底是那一門的徒弟呢？怎麼會使這樣兵刃，實在該加小心。」恰好聽見女兒嚷，便接聲道：「是啦，你別亂嚷了。我說仲英，天黑道濶，你可要多多仔細。對面點子這對傢伙是卍字奪，你別教他咬住你的兵器。你還是用其所長吧！唔，對了，把鞭收起來，太對了。喂，我說，你先別跟他動手，到底問他是幹甚麼的？是那一門戶的，他師父是誰？綴咱們爲甚麼？」

這翁婿夫婦三人，雖當勁敵，仍自懸懸敘話，互相關情。少年陳元照立在當中，把一對大眼睛瞪得滾圓，照顧着這面的人影，更照顧着那面的人影。他一點也不退縮，只盼幫手快找尋自己來；舉起了雙奪，靜等楊華一到，便即發招。

玉簷杆教他的嬌妻岳父這麼一鬧，很有點不好意思。不便向岳父發話，就衝妻子柳葉青說：「你把人看成獸子了，連天上落雨地上滑，人家都不曉得，單你曉得？漆黑的天，我幹甚麼跟他去打，我還是給他幾個球兒彈兒吃吃。」挪近數步，和陳元照對了面，把彈弓一提，彈丸握在掌心，然後厲聲斥道：「你這東西，到底是幹甚麼的？」陳元照還言道：「你這東西到底是幹甚麼的？我住得好好的店，你們把我引出來，你們要想怎麼樣？」楊華道：「哈哈，你還有理！我們把你小子引出來，就是要審審你，教訓教訓你！我且問你，你這小子由打蕪湖魯港，綴我們一道，我們走到那裏，你綴到那裏，你小子到底是做甚麼的？安的甚麼心？你這無禮的舉動，實在該罰，現當着太爺，

趕快把實話招出來，或者能饒你一死！」

陳元照聽了，縱聲大笑道：「小子，你倒想審我？太爺還想審你哩！官街官道，隨着爺爺走，怎麼就是太爺綴着你了？你頭上長着犄角了，太爺綴着你，想看稀罕不成？你說我無禮，你們更無禮，太爺住在店房中，你們成羣打夥，無故的搜檢我，又把我誘出來，我倒要問你，你想怎麼樣？可是見財起意，嫌太爺攪了你們的買賣？」

楊華喝了一聲，正要還言，柳葉青早氣得跳腳罵道：「你這小子，準是下五門的賊蛋，我問你，你賊眉鼠目的，老盯着姑奶奶，你安的甚麼心？」

陳元照冷笑着罵道：「太爺不喜綴好人家的婦女，專好綴女賊。你這娘們不用說，準是峨帽派的羽黨，專會堵着門，欺負人家孤兒寡婦的。你就是女人，太爺手下也不留情，你過來！」

柳葉青道：「啐，你這個該死的小賊蛋蛋子！」楊華也立刻罵道：「狗賊，不消說了，你一定是下五門的賊子，死有餘辜的！教你嘗嘗太爺的彈子，先打瞎你這一對狗眼再講！……」

夫妻倆這個還在罵，那個就動手要打；陳元照立刻準備還招。那邊鐵蓮子聽出稜縫來，急喝道：「等一等，呔，少年人，你說什麼峨帽派？我們並不是峨帽派；喂，你老實說，你是那一門，你可認識鐵蓮子嗎？」

話喊晚了；其實不喊晚，陳元照也不肯聽。柳葉青剛把劍一揮；楊華急將彈弓一

拉，黑影中，嗖嗖，一連數彈，照陳元照打去。陳元照雙奪一錯，往前一上步；彈珠破空打到，他急往旁一閃，他才初出世，還沒有遇見楊華這樣的連珠彈法；頭一彈剛剛避開，第二彈，第三彈已接連打來，圍着他的身軀亂迸。空有雙奪，竟上不進招去；身上就有暗器，也掏不出來了。

柳葉青一見丈夫取勝，縱聲笑道：「我當是怎樣一個人物，原來是一個小草包。華哥，別往上路打，打他下面，捉個活的來問問吧。」鐵蓮子也叫道：「別下毒手，最好打掉他的兵刃。」

楊華取得妻子意外的讚許，心中得意，手中的彈弓嗖嗖的打個不住。頗想依着岳父的話，把陳元照的兵刃打掉，但是還不能取準。陳元照這一次對敵，碰上硬釘子，被打得手忙脚亂。黑影中，泥路上，只聽他腳下一「撲察撲察」的亂響，只他一個人像「海裏迸」似的亂跳。柳葉青笑得花枝亂顛似的，幾乎直不起腰來了。

鐵蓮子柳兆鴻慢慢踱過來，留神看陳元照的身法，忽對柳葉青說道：「青兒，別優笑了。你看仲英這裏取勝，還不繞到那邊堵着去？這小子眼看鬥不過，必要扯活……」這末一句話，倒給陳元照提了一個醒，楊華的彈法厲害，他既不能攻，又不能守，也不肯走，只這麼躲閃招架，勢必久耗致敗。他負氣戀戰，一時沒想開，只顧用盡身法，勉強對付。鐵蓮子這麼一喝，他陡然醒悟；急急的一閃，往旁一竄，罵道：「小子有本領，咱們鬥鬥兵刃？」登時抹轉頭，往回路走下去；弄得一頭汗，滿腿泥。

楊華大喝道：「那裏跑，快截住他！」急忙收弓摘鞭。鐵蓮子道：「怎麼樣，跑了不是？」忙奔左邊堵截過去，柳葉青道：「真跑了，快追！」忙挺劍橫竄，奔右邊截過去。陳元照搶到左邊，鐵蓮子亮空拳攔阻道：「小夥子，可以歇歇吧。」陳元照發狠道：「那不見得！」右手銀花奪刷地直刺過去，左手奪跟着攔腰橫剪；鐵蓮子施展開三十六路擒拿法，空手入白刃，硬來奪取陳元照的兵刃。陳元照忙將雙奪一抹，轉眼間換了三四招；鐵蓮子幾乎直欺到他懷內，拳影嗖嗖劈面。陳元照慌忙後退，大吃一驚，努力運雙奪往外一划；鐵蓮子哈哈大笑。百忙中，一股寒風襲到，柳葉青的劍影已由右側攻來。陳元照雙足一頓，退竄出一兩丈；脚尖一點泥路，抽身急往旁走。柳葉青揮劍跟上，劍奪交鬥起來。

陳元照到此方才曉得，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」這老少男女三人，不想個個功夫都硬，自己太輕敵了。可是仍不服輸，運動雙奪，且戰且走，仍想打倒個把敵人。柳葉青的劍被他的雙奪尅住，竟不能取勝；楊華恰恰指弓掄鞭追到。柳葉青剛從雙奪交鎖處，冒着險招，很快的將劍抽回來；把楊華吓了一跳，拚命的揚鞭來援；「力劈華山」，用一股猛勁，硬砸下去。陳元照微一側身，讓過鞭風，用單奪一搯；楊華腳下一滑，不覺失招，陳元照大喜，猛喝道：「呔！」奪光一閃，只聽「噹」的一聲，楊華手中鞭竟被奪咬住甩出去；「吧達」一聲，落在雨地上。陳元照得理不讓人，銀花奪趁勢一送，直攻咽喉，旁掃肩頭。

這一招險極；鐵蓮子道：「呀！」抖手發出一鐵蓮子。柳葉青「呸」的一聲驚叫，手中劍「秋風掃落葉」疾如電掣，斜身猛掃，抵住卅字奪，努力一顛，磕開奪鋒，把楊華救出。陳元照左手奪忙一遞，又來剪柳葉青。當此時，鐵蓮子的暗器似一點寒星，刷地打到。陳元照驀地覺出，急一個身，「拍」的一下，這一粒鐵蓮子整打着他的左腕。「噹」的一聲，一枝卅字奪竟被打落，和楊華的鞭都掉在泥地裏了。楊華和陳元照都掙命的往外一竄。

柳葉青這時恨怒交迸，如飛追奔來。陳元照竄出來時，兩眼早盯着墜刃處；忙借勢又一竄，伏身急檢自己的鋼奪，却遲了一步，柳葉青趕上去，一腳踏住銀花奪；右手劍一幌，咬牙斥道：「看劍！」一縷青光，直上直下，猛砍陳元照的後項。

陳元照這少年好不兇猛，連腰也不直，竟翻腕用右手奪，往外一推，使了個十二分力。劍鋒砸奪刃，「叮噹」一震，火花直迸。柳葉青「哎喲」一聲，縮足往後一退，罵道：「好賊子，好狠！」——柳葉青的膂力不如陳元照強，陳元照的手法不如柳葉青快，——陳元照借這一下，把已失的兵刃拾起來；喘了一口氣，覓路急逃。

但是，玉簷杆楊華失招之後，愧忿之餘，竟不重拾墜鞭，早在那裏把彈弓摘下。恍忽看見他的愛妻與敵交手驟退，只道是受了傷；玉簷杆楊華一聲不哼，刷刷刷，展開了連珠彈，恰如驟雨驚雹，照陳元照打來。

陳元照冷不防挨了一彈，慌往旁一跳；「嗤溜」的一下，滑倒在地。黑影中，玉簷

杆，柳葉青夫妻雙雙奔過來，要活捉他。忽然聽鐵蓮子柳兆鴻叫道：「噢，又有人來了！噢，甚麼人？快給我站住！」一聲未了，果然在北面有人答了話，一個清脆的女人聲音喝道：「好你們胆大的賊媚走狗，胆敢半夜在這裏行兇害人，待我姑娘來拿你們！……陳元照小子，別害怕，你師姑救你來了。」人影一晃，比箭還快，一直撲過來。鐵蓮子雙手一張，忙招呼婿女：「青兒，仲英，你倆口子快拿住這個小子，我擋來人。」立刻橫身迎上前去。

黑影中，不辨面目；但看這苗條的體態，和這柔脆的口音，已認出來人果是個輕裝的女子，佩着囊，提着劍，從鎮甸衝出來。鐵蓮子柳兆鴻是個江湖上知名的前輩英雄，不屑與晚輩爭雄，更不肯和婦女交手。背後插着雁翎刀，並不拔出，空張雙拳，阻住女子，不許她再上前，厲聲喝問她的姓名來歷。女子來勢迅猛，叫問不答，將掌中劍一揮，向鐵蓮子虛幌一招；意在避開這當前攔路的敵人，火速過去援救那危急的同伴。鐵蓮子看出她的來意，決不肯把她放空放過；女子發出虛招來，他目灼灼盯住了，居然不退不躲。女子驟往右繞，他橫身往右一擋；女子改向左搶，他往左一跨步。女子頓時明白，若不刺倒這個敵人，決不會越過此地，和陳元照會在一處。她怒叱一聲：「好賊，竟敢攔路找死！」立即亮手中劍，惡狠狠照鐵蓮子砍下來。鐵蓮子一聲長笑，施展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把女子邀住；一連數劍，未能把他逼退。這女子勃然慚忿；黑影中疑眸打量鐵蓮子，只看出頰下有鬚。把牙一咬，罵道：「好賊！」運用三才劍，穩狠準三

字訣，閃開要害，照鐵蓮子不致命處，刷刷刷，猛攻過來。

鐵蓮子暗暗吃了一驚，覺得這個女子，年紀似乎不大，劍術居然可觀。自己多年苦練的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現在拿出來對付她這枝劍，竟有些拮据，應付不下來。固然是夜間捫黑來鬥，煞非容易，可是這個女孩子，看來本領決不在自己愛女柳葉青之下。這又是誰家的女徒呢？倒要盤一盤她的根底。心頭轉念，再問不應，也將拳招倏然一變，施展八卦掌法，暗運點穴術，以守爲攻，把這女子纏住。口中連喚道：「青兒，仲英怎麼樣？得手了沒有？快把那個小子活捉住，捆好了。這裏是一個女子，很有兩下子，問她也不言語。青兒還是你上來，跟她比併比併！」

但是這時候，楊柳夫婦竟沒把兩次跌倒的陳元照活捉住，反倒險些吃了虧，把人放跑。

陳元照第二次滑倒，整跌在雨水窪裏。楊華，柳葉青先後掩到跟前，睹狀大喜，一齊動手，要捉活的。不意陳元照自知危迫，顧不到骯髒，就地一滾，翻出二三丈，一個「鯉魚打挺」跳起來，弄得渾身水淋淋的，幸喜兵刃未失。大吼一聲，掄銀花奪，反來迎擊楊柳。恰巧玉旛杆楊華，首先趕到；左手握彈弓，右手空伸着，正要彎腰抓人。陳元照一陣風似的剛剛跳開，猝又撲來拚命；楊華驟難招架，急忙往後一跳。陳元照掄雙奪捲過來，柳葉青驚呼急上，提青鋼劍，烘雲托月，忙將陳元照的銀花奪架住。陳元照怪叫一聲，另一枝奪，刷地探出來，咬剪柳葉青的臂腕。柳葉青退步收招，左手捏劍訣

一領劍路，右手劍鋒「白蛇吐信」一點，二人又鬥在一處。

玉簫杆楊華立刻拽弓發彈，重展開連珠彈法，幫助愛妻，夾擊這個豪橫的少年陳元照。夫婦倆雙雙鬥這雙奪，一個是青鋼劍近挑，一個是連珠彈遠攻。楊華是彈丸如雨，奔陳元照下三路，猛打不休。柳葉青是利劍劈風，專找陳元照的上三路，陳元照一面迎敵，一面避彈，又弄了個手忙腳亂。陳元照初出茅廬，碰上勁敵，此刻已然深知這老少三個男女不大好惹。本來他不敢戀戰，一心要逃走。但是黑影中，他聽見一聲喊，說甚麼：「別害怕，師姑救你來了！」他曉得援兵已到，來的是他的那位年輕師姑華吟虹。這華吟虹，乃是師祖彈指神通華雨蒼的愛女，年紀並不大，輩分却不小；武功雖然好，氣焰未免驕；仗恃着名父之女，身為師姑，曾經小覷了陳元照。陳元照又跟這師姑動過手，少年人逞強好勝，師姑的口氣，分明拍老腔，藐視人，其實論歲數，師侄倒比師姑大。陳元照本來要逃跑，聽這一喊，援兵既到，那便不必跑，衝着這師姑，更不能跑，跑了要被她恥笑。況且師姑已到，師祖華雨蒼也必來了。師祖與師姑，陳元照並不能放在心上；却又料到，他的師叔兼保父的多臂石振英，也必隨衆同到。有師叔保父在場，自己不會吃虧的。如此一盤算，陳元照決計不跑，一霎時又陷於苦戰，努力支持，靜等師叔石振英趕來救助。

這一來可打算錯了。正是遠水不救近火，師姑雖到，被鐵蓮子擋住；還是陳元照一個人，對付楊柳夫婦。陳元照論兵刃，論暗器，樣樣都不是人家夫婦倆的對手；而且單

只楊華的連珠彈，他便擔不住。所幸柳葉青戀戰不已，敵我在夜影中，展轉苦鬥，倒害得楊華的連珠彈，不敢買下毒手，生恐誤傷了愛妻柳葉青。固然會打暗器的人，目力都強；楊華的眼神，更具百步穿楊，夜打香火之能。偏偏陳元照也窺透這一層弱點，一面動手，一面跳來跳去避彈，身形儘往柳葉青身旁湊；巧借柳葉青，給自己做擋彈牌。玉旛杆楊華投鼠忌器，柳葉青倒做了丈夫發彈的障礙物。楊華的連珠彈，儘管嗤嗤的打，究其實，只奔下三路瞄準，只能威脅敵人，給敵人添忙添亂。楊華用隱語叫柳葉青退下來，教她阻住敵人，勿令逃走便夠，用不着拿劍真拚。偏生柳葉青打上火來，不肯退下，反而明白的告訴楊華：「你只管狠狠打，不用顧忌我，我會躲，誤傷不了我。」楊華也嘔上了火，銳聲說：「你又誇口，你忘了那一回，教我誤打傷了？你不用劍，行不行？你也把你的暗器掏出來，不好嗎？」

夫妻倆一面動手，一面嘔氣。其實，這連珠彈看似無效，收效已經不小；這時候把陳元照打得頭昏眼花，精神被牽掣，手脚也忙亂得很。功夫不大，被柳葉青抓住破綻，刷的一劍橫削過去，削落了陳元照的包頭，嚇得他大彎腰，往外一跳。柳葉青這一回聽了丈夫的話，不往前追，反往後退；劍交左手，右手把豹皮囊中的鐵蓮子，掏出數粒。就在這一剎那頃，玉旛杆楊華把彈弓一拉，吧吧吧，一連三下。陳元照登時哎呀一聲，大概挨了一彈。慌不迭的一跳一閃，柳葉青嬌叱一聲：「呔，那裏跑！」掌中鐵蓮子，從這面打出去；玉旛杆的連珠彈，同時從那面打出去。左右夾攻，陳元照一躲，兩躲，

腳下一個踉蹌。柳葉青刷地竄過去，劈頭一劍。陳元照掙命的急架急躲，嗤溜一下，撲登的大響，陳元照翻身栽倒。

楊華，柳葉青，雙雙上前，一齊動手，把陳元照按住，插劍解帶要捆；陳元照拚死力的一掙。這時候，突然聽見林那邊一聲大喊，聲若洪鐘；楊柳夫婦担心着鐵蓮子，不由扭頭尋視。陳元照驀地一聲怪吼，渾身用力，猛然掙出一隻手，劈面一拳，準搗在楊華的臉上。楊華急急側臉，怒罵道：「嚇，好東西！快給他一劍！」雙手一叉，叉住了脖頸，復將陳元照按在泥濘的道上。柳葉青忙騰出一隻手，來拔那插在地上的劍。陳元照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股神力，拚命一滾一掙，兩條腿猛蹴亂踢；那枝劍被踢倒。同時他到底被楊華扣住了咽喉，柳葉青火速的解下腰帶，夫妻擰胳膊扭腿，到底把陳元照捆上。

陳元照狠哼了一聲，竟氣閉過去；楊柳夫妻倆重給加上一道縛。兩人急急站起來，尋劍，尋鞭，尋弓，慌忙奔向林邊去，援應他們的長親鐵蓮子柳兆鴻。柳兆鴻此時已和急馳過來的另一條人影，過了話，交上了手。

這後趕來的人影，是多臂石振英。是個快五十歲的人；那先來馳援的女子，是華吟虹，是彈指神通華雨蒼的愛女，年才二十來歲。但是他二人却是師兄妹，女子年紀小而輩分高，少年陳元照就是這個多臂石振英的師侄和義子，也便是華吟虹的師侄。師侄比師姑，年紀大兩歲，武功差不多，兩人誰也不服氣誰。他們現在，正由華雨蒼爲首，爲保護那早已逝世的鏢師飛刀譚五的寡媳和孤孫，以威力逼走了登門復仇的峨嵋七雄。

峨媚七雄力不能敵，走又不甘，在魯港戀戀不捨，潛跡窺伺。旋被華氏父女發覺，立即率衆追踪，石家叔侄加入幫忙。現在他們正往各處踏訪峨媚羽黨的下落，陳元照偏巧誤撞上楊柳，把女俠柳葉青當做峨媚七雄的唯一女傑海棠花韓蓉。

陳元照錯綴楊柳，一路緊釘；華吟虹本可提醒他，却偏不言語，反而暗綴着陳元照。華吟虹和石振英，陳元照叔侄，鬧着很深的意見，其故就在石振英太好拍老腔，而陳元照太好搶大輩，華吟虹女孩兒家，又太驕。

陳元照以一個人，橫挑強敵，向楊柳翁婿夫妻滋事，華吟虹仍然坐視不顧。一直到狂傲的陳元照被人環攻，看着支持不住，華吟虹方才出頭。這就遲了一步，就是故意要這樣做，她可忘了同仇敵愾，等到見危馳援，自己又被鐵蓮子阻住，眼看落到被人各個擊破的局面，她還是不悟。她揮劍猛攻，竟不是鐵蓮子的對手，她這才有點着急。她的殺手鐮，乃是華門祕製的五毒神砂，一揚手，便制敵死命；不幸因她濫用，又剛剛被她父親強行收回一半。留下小半袋，更嚴定下科條，只准恃以救命，不許借以取勝；除非陷到孤掌難鳴，敵衆我寡的局面，但凡一打一，決計不准使用。

華吟虹手仗利劍，連展絕招，被鐵蓮子赤手空拳，一個沒使兵刃的人給纏繞住。她十分動怒，囊中空有五毒砂，又不敢使用。最好是上來兩個敵人，都跟自己一人動手，她就有了藉口，可以恣意場砂擊敵了。現在却糟，對方不但是一個人，而且又是空着兩隻手；黑影中看不出鐵蓮子的面貌，彷彿看出頰下有鬚。華吟虹又急又氣，又有點害

怕，把劍一指，連展開進攻的招數，劍走洪門，硬往上攻。連搶了三四次，疾如閃電，猛似毒蛇，滿料對手不傷必退。那知鐵蓮子柳兆鴻這麼一閃，那麼一欺，到底招架開了，反而伸二指來點華吟虹的穴道。華吟虹沒有搶上去，倒被逼得退後一步，不禁吸了一口氣，很害怕。

同時又聽陳元照那邊，一步一步吃緊。華吟虹心想，救不成師侄，倒把自己也陷在裏頭；這都是自己銜恨他們，誤了大局：「父親若知道，這可怎麼好？」……走既丟人，鬥又不利，正在爲難；突然間，多臂石振英尋踪趕到了。

石振英頭大身矮，是有名的侏儒，可是身法很俐落。如飛的奔來，遠遠叫道：「師妹別慌，我來幫你！」

話是好話，還是有點拍老腔；華吟虹心中大怒：「他還是拿我當小孩！」說實在的，五十歲的師兄，二十歲的師妹，在當年倒真抱過師妹，還給師妹買過糖果。但是事隔多年，人家已是大姑娘了。這個老氣橫秋的師兄，當着人，喚出師妹華小姐的乳名來，小姐焉能不動怒？即如此際，石振英料到師侄陳元照年青惹禍，奔來相救，却先跑來幫助師妹；本意是討好，意在化除那次誤叫小名的誤會，而不料他一開口，又帶出傲兀意態。「幫」字不甚好，「慌」字更可惡，華吟虹姑娘又挑眼了。口不說出，心上較勁，容得石振英一到，她驀地往圈子外一跳。石振英掄刀上前，和鐵蓮子交手。直等到兩人連走數招，她方才冷諷的說：「慫別慌，慢慢的打；你的侄兒大概教人家活捉住了，我

幫你看看去吧。」扔下這話，扭頭就走；石振英乾瞪眼，一發楞，被鐵蓮子連攻了好幾招。

鐵蓮子柳兆鴻徒手和華吟虹交鬥，也是很懊悔，很緊張。在華吟虹這方面，深覺敵強己弱，自己一口劍，竟鬥不過人家兩隻空手，很是慚慚。那裏想到，鐵蓮子捻雙拳，鬥這一口劍，也是越來越警拙。起初輕敵，及至遞上招，華吟虹這個女子的劍術，竟不弱於自己女兒柳葉青。自己的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若在白天，還可以應敵，今當兩夜，吃虧不小。走了十數個照面，連逢險招，幾乎被人家刺中。正好比啞子吃黃蓮，心中滋味苦，嘴上不能說；已經動上手，再想抽刀，也嫌丟人。在華吟虹這面看，自己屢發毒招，未能刺傷敵人，也未能把敵人逼退。在鐵蓮子這面看，可就是屢遇毒招，險些被刺傷，險些被逼退了。這就是彼此的觀點不同，甘苦只有自己知道。鐵蓮子爲了顧惜自己一世的英名，未肯中途收拳換刀，現在突然換了對手，華吟虹往外一跳，石振英正奔來接鬥，鐵蓮子就勢也往圍子外一跳，口中喝問：「來者通名？」暗中悄悄的回手，把背後的雁翎刀，拔取在握。

第五章 女俠雙比劍玉面留痕

多臂石振英，和鐵蓮子柳兆鴻，面面相對；華吟虹拋下就走，反而丟下兩句不受用的話，告訴石振英：「您的侄兒教人捉住了。」多臂石振英未動手之先，正要盤問對

手。不想他驟聽惡耗，張目四顧，稍微一失神，鐵蓮子一擺雁翎刀，刷刷刷，一連好幾下；石振英幾乎抵擋不住，好容易才立住腳。也就勃然動怒，一面還招架招，一面厲聲就問華吟虹：「你說甚麼？他在那裏？」

「在林子那邊，那不是麼？」華吟虹雀躍着丟下這話，如飛的搶向那邊去了。石振英乾瞪眼，不能離地方，被鐵蓮子的一口雁翎刀，逼得風旋葉舞；敵我雙方，團團亂轉，走馬燈一般，打得好不兇險。石振英咬牙切齒，掄刀拚命；鐵蓮子仍然是用纏戰法，一面向林子那邊，連打招呼，警告婿女。

華吟虹一心一意，要琢磨這拍老腔，做大輩的石振英，陳元照叔侄。她存了惡作劇的心，把石振英交給一個勁敵；於是她一溜煙的奔到林邊一看，晚了，陳元照真個教人捆上了。她心裏說：『糟！』嬌叱一聲，揮劍上來搶救。女俠柳葉青，玉簪杆楊華，剛剛把陳元照擺佈完畢，一見敵人援到，雙雙上前攔擋，

柳葉青已聽出華吟虹話聲，曉得是一個女子，便向丈夫吆喝：「你給我看着這個小子，我去闖這個。」楊華不肯，柳葉青很冷諷的說：「這來的是個女賊，是你跟這女賊鬥，還是我跟這女賊鬥？」

楊華聞言止步，搖手道：「你別醋，我靜候你的調遣！我用彈弓幫你成不成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成成成，不過你得聽我的招呼。」楊華答道：「那當然了，女元帥的命令，小將不敢不從。」

兩口子調皮逗口，搏砂女俠華吟虹隱約聽見了一點，竟將利刃一揮，撲奔楊華而來。她是要挽救陳元照。

楊華慌忙迎敵，對妻子說：「這可不是找我女賊，是女賊找我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一定是女賊瞧你怪不錯的，要跟你湊合湊合，領教領教。」

搏砂女俠華吟虹聽見這話，頓時怒從胆上生，厲聲斥道：「好一羣萬惡的峨嵋走狗！死到臨頭，還說便宜話！你們全給我滾過來！你們把我們那個人弄到那裏去了？你要知道利害，趕快獻出來，我搏砂女俠或者饒你活命。」口說着，劍往上一衝，玉旛杆楊華幾乎抵禦不住，一連三劍，俱被華吟虹搶了先招，佔了上風。楊華一枝豹尾鞭，只辦得招架遮攔。尤其是他生擒陳元照，在濫泥中橫翻亂滾，雖將陳元照按倒，竟被陳元照搗了一拳；僅僅側面閃開，一隻眼竟濺進泥水，此刻依然不得力，轉瞬間又鬥了數合，華吟虹招招逼緊，玉旛杆招招後退，女俠柳葉青再也沉不住氣，嬌叱一聲，「呔！」掄青鋼劍，從華吟虹背後明襲過來。喊一聲，是不肯暗算人的意思，可是利劍劈風，一直的照對手後肩斜砍過來。只要對方聽風還招，回身迎架，她便可以掣轉劍鋒，虛中藏實，「金針入地」，下斬敵人右足，「仙人摘果」，上點敵人臂腕。那知搏砂女俠華吟虹明知急襲，並不回身，手中劍反而猛往前一攻。也「呔！」的一聲斷喝，劍鋒一端，「丹鳳投巢」，照楊華當胸，平刺過去。楊華急忙側身旁閃，掄鞭砸劍；華吟虹就此回劍一揮，嗖的一竄，人劍齊進，躲開了柳葉青，仍奔楊華撲來。楊華竟被釘住，退不下

來；柳葉青大怒，揮劍斜上，照華吟虹急攻，楊華也往這邊湊。三人像走馬燈，直走過三五招，方才了字式，形成楊柳雙戰華吟虹的格局。

搏砂女俠心中暗喜，心說：『這可是兩打一個，我可是孤掌難鳴，我可要落敗！』這意思是只遇敵人人多勢衆，雙戰自己；自己爲了寡不敵衆，爲了臨危救命，便可以把那五毒神砂施展出來了。她的父親就是趕到目睹，也不會責備她下辣手了；因爲她可以說敵人『欺我太甚』，人家兩打一，我便下毒手，是很有理由的。

於是搏砂女俠恨不得敵人兩打她一個，故意的留出功夫來，教敵人合在一處。

但是楊柳夫婦却怪，兩口子並不想駢肩合力而鬥；反倒是柳葉青吆喝了一聲，努力上前迎敵，玉簷杆應諾了一聲，努力靠後避敵。搏砂女俠不明白，他們兩口兒的招，便和柳葉青，兩個女子，兩把利劍，在黑影中遞上了手。兩個女子都採取攻勢，搏砂女俠一面劍鬥柳葉青，一面小心提防楊華。心想楊華既不上前，必然溜到自己背後，趁機暗算。她却有了主意，只要敵人一夾攻，自己就把五毒神砂撮放出來。

那知她的神機妙算，料敵未中。玉簷杆楊華退了下去，並不抄上來，反而站得遠遠的，靜聽娘子柳葉青的號令。華吟虹動着手，瞥了楊華一眼，也未看出所以然來；楊華這時已收起豹尾鞭，插在背後，早已將自己得意的彈弓彈丸握在掌中。娘子只要說一聲打，他便展開連珠彈。兩口子仍然是要分攻合鬥，一個遠擊，一個近搏。

柳葉青這時候，恰因爲對手是個女人，引起她的好奇爭勝心。她以爲有自己這把

劍，再加上丈夫的連珠彈，這女子不管武功有多好，也必要落敗。因此她力阻丈夫，誓不開彈；她要獨自一人，先鬥一鬥這個女賊，看看賊的強弱。

相形之下，兩邊的情勢恰好相反，人多的偏要單打獨鬥，人少的偏在渴盼敵人雙雙過來。搏砂女爲要逼迫敵人雙戰，把一口劍使得風馳電掣，照柳葉青制命處，兇猛的攻過來。柳葉青躲過一次險招，秀眉一挑，罵道：「你這女賊好狠毒！」立刻把青鋼劍一領，也展開進手的招術。兩個女俠誰也不知道誰，誰也沒有細問誰，就這樣拚命死鬥起來。展轉進退，雙方走過二十來個照面，搏砂女俠的劍術很輕靈，柳葉青的法門很迅捷，正是各不相下。若論氣力，還是柳葉青久闖江湖，比較的量敵持重，留着後勁，沒肯全施展出來。華吟虹初涉江湖，縱然聰明，多少有點沉不住氣，開招過猛，未免求勝之心太切。兩個女俠的情形如此，那站在圈外觀戰的玉旛杆楊華，却有點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。」認爲愛妻連逢險招，敵人強而娘子弱；他就再不等闔令了，喝一聲：「女賊，看楊二太爺的連珠彈取你……」立刻扭弓靶，扣彈丸，又喝了一聲：「打！」刷刷，三粒連珠彈，帶起一縷寒風，奔搏砂女俠下三路打來。

搏砂女俠華吟虹，穿着鐵尖弓鞋，在雨夜泥路上，與敵搏鬥，脚下本已吃着虧。而且柳葉青有意伸量華吟虹，剛一交手，還在硬拚，驀地感覺出敵力不能持久，她更立刻變成油門纏鬥，和華吟虹耗起來。如今楊柳忽又改爲一個近纏，一個遠攻，夫妻倆明明是戲弄人；華吟虹心思快，立刻猜透楊柳狡計，恨得她咬牙切齒道：「好惡賊，你們使

這招，就以爲你家姑娘定要輸給你們嗎？惡賊，你太小看姑奶奶了！」心中很生悶氣，若不是爹爹再三告誡，這時候掏出毒砂，信手一揚，兩個敵人再不用狂，全得哀哀怪嚎了！現在沒有什麼說的，只可打着看，實在支持不住，再想辦法。心中盤算着，劍法一轉，向柳葉青虛幌了一招，又補上一招，然後，突然一收式，一個箭步，冒險奔玉旛杆楊華撲來。夜戰八方式，揮劍衝開了路，然後醉八仙式一躲一閃，猛然一進，劍向楊華持彈弓的手劈來。楊華急急閃退，柳葉青忙追上來，橫劍阻擋。華吟虹却又一閃，刷地往外一跳，似乎要逃；突又折回來，奔那黑林闖去。黑林邊正有被擒的陳元照，細放在那裏。

楊柳夫妻見搏砂女俠東竄西閃，正疑心她要逃走，不想她竟來奪人。夫妻倆不知不覺，協力阻敵，並肩而進。

搏砂女俠一見大喜，忙將皮手套戴好。一手持劍，一手探囊，握了一把鐵蒺藜，五毒砂，正要發放；又想起她父親的切囑；如果揚砂，必先警告對手，她便厲聲喝道：「呔，敵人休得妄進，我乃搏砂女俠是也，我這滿把的五毒神砂只一發，沾着就死，鬼神難搪，我不想要你們的狗命，你們識相的，乖乖把人放出，我便饒你二人不死。」

搏砂女俠一報字號，女俠柳葉青不由一楞，火速的停劍止步，凝眸審諦。這隻手把玉旛杆扯住，那隻手封劍護住自身，也厲聲抗問道：「呔，你是甚麼人？你說甚麼五毒砂，你是山陽醫隱華風樓的甚麼人？」

搏砂女俠應聲冷笑道：「你也曉得山陽醫隱！山陽醫隱就是我的父親，你既知道我們華家的厲害，快快放人。」

玉旛杆楊華起初不理會，此刻一聽山陽醫隱的名字，不由駭然，却忽地想起舊忿來。他自己在逃婚出走時，因登門拜師，曾經受過山陽醫隱華風樓的奚落。他也知道華家有一種獨門毒藥，五毒神砂，傷人最爲酷毒。他却不得曉得華風樓這個老頭子還有一個女兒；現在狹路相逢，正好拿他女兒出氣。柳葉青還在盤詰，玉旛杆楊華忙道：「青妹妹，不要聽這女賊胡說，山陽醫隱華老頭，這個人雖然性情古怪，不通人性，却決不會放任他的女兒出來，尋仇做賊。這不知是那裏冒出來的女賊呢，她也配有毒砂？華老兒的毒砂，一向不許門人拿出來，隨便害人的。青妹妹，你不要上前，還是我來。我拿連珠彈，鬥她這五毒砂，你再拿鐵蓮子幫助，咱們遠遠的搗她，就算她有毒砂，也無能爲力。」

柳葉青本來心中也很疑惑，拿不定主意。她却知她的父親和山陽醫隱有舊，說起來，搏砂女俠當跟自己論姊妹。因此不肯冒昧，忙攔住楊華，向搏砂女俠華吟虹叫道：「你真是華老前輩的女兒嗎？你若真是華老的令媛，你就應該曉得我；我姓柳，我父親是兩湖聞名的鐵蓮子。」又說道：「你如真是華老前輩的令媛，你的大名應該叫華吟虹，你真是華吟虹嗎？你可知道我叫甚麼名字嗎？」

搏砂女俠華吟虹也是一楞，手握毒砂，停而不發，還問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華吟

虹，你怎麼知道？莫非你就是綽號柳葉青的柳研青，柳姐姐嗎？鐵蓮子柳兆鴻柳老前輩，可是你的父親嗎？」

二女俠懸崖勒馬，收劍停鬥，正在互相探詢；玉旛杆楊華，突然拽開了彈弓，刷的打出一彈。華吟虹驟出不意，險被打中；微聞弦響，她就慌不迭的往旁一跳，僅僅免了受傷，不由勃然大怒。同時，楊華剛要續展開連珠彈，被柳葉青一把揪住，大怒的喊道：「你你怎麼悄不聲的又動手？這是華伯父的女兒，是我的華姐姐，她父親和我父親是好朋友，你怎麼抽風，又顯白你的彈弓？」

柳葉青攔住玉旛杆，狠狠的數落他；同時連忙向華吟虹承認道：「你一定是華姐姐，小妹我就是柳葉青。」搏砂女俠聽得分明，却依然忿火上騰，冷笑發話：「你們明面說好話，暗中下辣手，我怎麼單遇上你們這樣的呢。你可要知道，我華家門的人，不是好欺負的。打彈弓的那小子，你滾過來，教你嘗一嘗姑奶奶的手段！」

老實說，華吟虹就算知道對手是鐵蓮子的女兒，却是這眼前虧，她決計不肯讓的。她向柳葉青這面說好話，同時衝着玉旛竿楊華大發威稜：「小子快過來受死，你再不過來，姑奶奶要拿五毒砂，取你的狗命！」玉旛竿被愛妻柳葉青扯住，也是只往外掙，冷笑道：「這是女賊，不會是山陽醫隱的女兒。山陽醫隱是個隱士俠客，他的女兒聽說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無緣無故，跑到這裏來，做甚麼？這一定是冒牌貨，青妹妹快不要上她的當。」聽見華吟虹含嗔叫陣，更抗聲還口道：「你這女賊不要冒字號，你沒有五

毒砂。你有五毒砂，何不打一個樣兒，讓我來見識見識？我玉簾杆有一手連珠彈，只怕你真會打五毒砂，也打不到我玉簾杆身上。」

玉簾杆楊華這樣故意挑戰，是因為他深知華家使用毒砂的禁條。並且他想，這個女子如果真是華老之女，我莫如給她一彈，也可以稍洩宿忿。因為在當年，楊華登門拜師，被華風樓峻拒，而且苛酷的斥責他一頓；現在他可以假裝不認識。小小報復一下。華老的女兒便算會打五毒砂，自己有這一手連珠彈，五毒砂也不能打上前來。這五毒砂是只能迫近了打，不能遠攻的；此際向她挑釁，只要不挨近她，遠離着兩三丈以外，五毒砂的毒也就施展不出來了。玉簾杆楊華是抱着這樣一個報怨的惡作劇態度，故意誣對手為假冒，却把柳葉青氣極了。柳葉青隨父久涉江湖，深知山陽醫隱風樓主人華雨蒼秘製的五毒砂，其毒劇烈無比，交手時，揚砂擊人，面目口鼻，但凡皮破血出，便是制命傷。只有華家獨門秘製的五福化毒丹，可以應時解救，別的解藥，簡直無效。更利害的是毒行甚速，打時又專好傷人面首，只幾個時辰，便足使人目盲耳聾，過一個對時便死。柳葉青深知敵己，又顧念着華柳兩家的交情，既已通名，便不該再動手。何況自己是夫妻兩人，又未免有挾衆欺人的嫌疑；所以她一再喝阻丈夫，不教他發彈。但是她的性情也是高傲的，華吟虹咄咄逼人的氣勢，也不禁勾起她的忿怒來，心說：「我還怕你不成？」

柳葉青性情雖然驕豪，江湖經驗比起搏砂女俠，要高的多。她此刻暗惱着搏砂女

俠，因為搏砂女俠惡罵楊華，而楊華是柳姑娘的丈夫，她的丈夫罵別人，她不惱；別人罵她的丈夫，她當然動怒。起初她還怪丈夫的冒失，現在她口氣一變，要暗中琢磨這搏砂女俠。她大聲的說：「你到底是真姓，還是假姓華？你若真是華吟虹姐姐，我們一定饒了你。你要是冒充字號，我們可不是好騙的。我可宰不了你，也要活剝你的皮。你快給我說實話！」

這話很夠損的，教對方承認也不好，不承認也不好，而且她在暗中又玩了一個手法，本來他堅阻楊華，不教他動手；現在她虛作遮攔，已然閃開了身子，玉旛杆頓時展開了手脚。

玉旛杆楊華搶上一步，拽開彈弓，口說道：「一定是假的，真的怎麼會這樣！」手比話還快，連珠彈刷的一聲響，照搏砂女俠華吟虹，上上下下，很迅猛的打出來。

玉旛杆一定要給搏砂女俠一個難看。搏砂女俠果然手忙脚亂，用盡身法，躲避這一發而不肯止的連珠彈。囊中的五毒砂，已經沒有功夫掏出來；就掏出來，也打不出去。因為彈弓以弦發彈，打得遠，五毒砂只是細鐵砂子，以手帶皮套往外拋，只能方丈以內取勝。她打不着人，人却打着她。

玉旛杆毫不留情的開弓，一陣暴打，彈丸宛如驟雨驚雷。又在夜間，簡直無法招架；搏砂女俠竟被逼得後退，不能上前。柳葉青暗中忍笑旁觀：一面縱容她丈夫逞能，一面還在說着便宜話：「我說喂，你別打，你別打，還是細問一問！」這是對她丈夫

說，又接着喊：「我說喂，你到底可說實話呀！到底你是真的華吟虹姐姐，還是假的華吟虹？」這是衝着搏砂女俠說的話，故意問真假，分明開她玩笑。夫妻倆合作演這一齣惡劇。

搏砂女俠華吟虹聽了這話，幾乎氣炸了肺。她也是很聰明的女子，對方的惡把戲她頓時懂得。對方明明白白的假裝糊塗，把自己任意戲耍。她可忘了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，態度上失之於驕傲，才引起對方的加倍驕傲；因為自己輕敵，才引得人家侮敵。

却是她的武功到底比陳元照高，見機也比陳元照快。她罵了一句：「好！你們這兩個東西！」正要喝破對方的詭計，忽然一轉念，莫如跟她們裝傻，立刻她也想好了對付方法。楊華的連珠彈仍照她暴打；她這麼一躲，那麼一躲，忽然一矮身，哎呀的一聲銳叫，一手提劍，一手護臉，旋轉身便跑。顯然是受了彈弓傷，支持不住而逃。

玉旛杆楊華大喜，立刻就追，口中嚷道：「那裏走？」柳葉青瞥見了，趕緊就堵截，也喊道：「別走，你到底是誰呀？你是真的華家姐姐嗎？」

搏砂女俠不回答，手忙腳亂的敗走。玉旛杆楊華一個箭步，首先趕到搏砂女俠背後。——追奔逐北，斷不會運用弓箭彈丸的，當然換用兵器；楊華左手把握彈弓，右手抽豹尾鞭，彈鞭照搏砂女俠就打。搏砂女俠這一敗，楊華居然真把她當作冒牌的了；他以爲真的華氏女，斷不會這麼容易易的吃敗仗。他這一鞭，狠狠的照搏砂女俠肩頸斜劈下去。已然是棄其所長，用其所短了。他的惡作劇，上了人家詐敗計的大當。搏砂女

俠刷的伏腰一轉，鋼鞭落空。搏砂女俠側轉半身，左手虛一領劍路，右手劍當胸照楊華刺來。楊華還鞭急架，突然聽搏砂女俠舌綻春雷，喝一聲：「呔！」左手早就握着一把鐵砂，——這時候柳葉青也剛剛趕到，銳聲喝道：「華哥留神！」底下留神五毒砂的話，未容喊出唇外，——刷的一聲響，玉旛杆楊華，如粉之白，如玉之潤的臉上，早挨上鐵砂。

敵我雙方，相迫太近，近到相距不過五六尺，一個乘勝追擊，一個轉敗爲攻，幾乎面面相對，再也閃不及。玉旛杆僅僅的一扭頭，一側臉，身子往旁一掙。左半邊臉頓時火辣辣，覺着挨上了好幾下；鐵砂子嵌入肉裏，至少也有四五顆。

玉旛杆大驚，拚命往旁一竄。哎喲的一聲，叫道：「我受傷了！」

同時搏砂女俠發出切齒恨敵，獲勝得意的呼聲，罵道：「叫你們嚙嚙我這冒牌的搏砂女俠，冒牌的五毒神砂！」

當時情形一變，玉旛杆楊華護着臉敗逃，搏砂女俠華吟虹掄着劍窮追。玉旛杆楊華儘管嚙搏砂女俠是冒牌，可是臉上挨了五毒砂，再不以爲是假毒砂，覺得面孔上火辣辣奇痛難忍，想到「一個對時準死，」越發驚慌萬狀，自悔大意。柳葉青更是紅了眼，聽她丈夫喝一聲「受傷了」吓待她肝腸欲碎，聲如裂帛的叫道：「好女賊，真下毒手！」把掌中劍一掄，如一陣狂風，猛來撲奔搏砂女俠。

玉旛杆楊華正向妻子這邊逃，柳葉青急忙迎上去，幾乎要哭的叫道：「你你你怎的

不小心，傷着那裏了？可是臉上？眼睛怎麼樣？重不重？疼不疼？麻不麻？好你個狠心的女賊，我柳葉青跟你拚了！」讓過了玉旛杆楊華，立刻撲上去，和搏砂女俠動手。搏砂女俠華吟虹很得意，很高興的舒眉欣笑。兩個女俠對上劍，這一戰，比剛才大不相同。在簡直是死鬥，柳葉青手中劍嗖嗖的劈風嘯響，口中仍在嚷罵，玉旛杆楊華護着臉退下。現來，忍住疼痛，重開彈弓，要助愛妻打倒這個強敵，轉眼間發出數彈。柳葉青急嚷道：「華哥，你你不要動手了，你你快快歇一歇，你中了毒砂，越動手，血越流得快，毒越行的兇。你快定氣凝神，拿手巾墊着，把砂子起出來，把割口擠一擠，擠出血來，等着我爹爹給你想法。」忙又大聲衝那邊高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，華哥教這個女賊，拿五毒砂打傷臉了。你快來救救他吧。這個女賊會使五毒砂，說是華家門的，你老別戀戰，快來救你老的女婿吧。」

柳葉青驚慌萬狀，又怨楊華自不小心，又惱父親還不快過來。心中難過，她手中劍可是決不放鬆，用盡手法，衝搏砂女俠拚命；一連十數劍，劍劍都是險招，專找對手的制命處。她是懷着一股子急怒，不覺把耗戰的鬥法收拾起來，恨不得立刻把搏砂剝了。搏砂女俠運用掌中劍，乘勝迎敵，也激起了鬥志。聽見柳葉青直喊爹爹，暗想不好，莫非鐵蓮子也來了嗎？鐵蓮子與己父乃是老朋友，猜想着，剛才那個空手門白刃的老人，十九就是鐵蓮子，現在自己先和鐵蓮子動了手，又傷了鐵蓮子的女婿，又正跟鐵蓮子的女兒比劍拚命；自己的父親恐怕少時也要趕到，脫不了要責備自己的。但是這一回事，

決不能怨自己，明明是他們恃衆欺凌我自己一個人。心想着，又不禁暗笑，此刻傲慢托大的石振英師兄，竟認不得鐵蓮子。正在那邊，跟鐵蓮子柳兆鴻打得熱鬧，倒要看看這位師兄本領如何？恐怕鬥不過鐵蓮子罷？

華吟虹心頭亂想，手中劍可也毫不放鬆，和柳葉青拚命亂砍，招招狠毒；一連數十招，不分勝負。忽然間，黑林那邊動靜很大，眨眼有數條人影，如飛的奔過來。

這時候，搏砂女俠華吟虹，和江東女俠柳葉青，正打得難分難解。柳葉青明知對手有五毒砂的暗器，因此她把劍法施展開，極爲迅猛，是不教敵人緩手發暗器的意思。殊不知搏砂女俠暗受她父親的禁制，和敵人一對一個，單打獨鬥，決不准使用毒砂。可是柳葉青斷不會想到這一點的，丈夫一受傷，她恨不得活剝了搏砂女俠的皮。那邊忽奔來人影很多，料到不是她父鐵蓮子，定是敵人。因爲她父僅只一個人，這奔來的人影至少也有三四個；她心中更焦急，手底下更不放鬆。那玉旛杆楊華臉上，受了三四粒鐵砂子，本來是熱辣辣的，可是照樣忍得住，還能夠動手。却被妻子這樣驚驚慌慌的一急叫，他也害怕了；情知自己中了毒砂，有死沒活。當年他救助那個南荒大俠一鹿道人，就是中毒死的。妻子不叫他動手，他護着臉，真就不敢動手。他也看出奔來的人影過多，決不是岳父一個人，心中也有些驚懼。他連連高叫：「師傅！」師傅就是他的岳父，他一向這樣稱呼。他喊道：「師傅快來，我們遇上勁敵了，我受了女賊的毒藥，毒藥毒傷了，青妹妹還跟女賊打着呢，你老快來。」這邊玉旛杆護着臉叫喊，那邊兩個女俠

一味苦鬥，眼角掃着外圍。

奔來的人果然有三四個，將到這邊，經過了尋聲喚名的訊問，竟一齊發出驚駭的聲音，一齊叫道：「你們別打了，是自己人，是自己人，別打了。」一個人叫道：「青兒快罷手，那是你華姐姐。」一個人叫道：「虹兒還不住手，那是你柳姐姐！」

來的人一方正是鐵蓮子柳兆鴻，一方便是彈指神通風樓主人華雨蒼，和多臂石振英。

彈指神通華雨蒼是一位枯瘦深眸的蒼髯老英雄，鐵蓮子柳兆鴻是一位壽眉長身的白鬚老英雄，他們有着好幾十年的舊交情。鐵蓮子正揮着雁翎刀，和多臂石振英，在黑林那邊，打得很兇猛。幸而這時候，彈指神通華雨蒼，和蕪湖梁公直，追尋搏砂女俠，恰趕到。華雨蒼二目深明，遠遠望見多臂石振英，和鐵蓮子苦戰。他便和梁公直，分從兩面繞過來，打算助拳。

多臂石振英未能打敗鐵蓮子，心中又納悶，又着急。他爲要急欲搭救陳元照，只憑手中刀，鬥不過敵人，他便往外一敗，把他的暗器盡量施展出來。石振英外號多臂英雄，就因爲他精擅許多種暗器。現在他就把背弩，蝗石，甩箭，鋼鏢，一樣一樣全搬出來，照準鐵蓮子打去，直如灑了滿天星一般。自料乘黑夜，發暗器，定能制勝。偏偏他遇上鐵蓮子柳兆鴻；柳老有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當然不怕暗器襲擊。石振英一陣暗器雨，反招得鐵蓮子白鬚飄飄，揮雁翎刀，刷的一削，噹的一磕，把甩箭飛弩都打飛；跟着哈哈大笑道：「好賊，你少要逞能，你也不打聽打聽，我鐵蓮子豈是怕暗器的人？別

說是我，連我家的閨女，都不含餽。現在我把我的暗器也還贈給你嘗嘗吧。」探囊取出鐵蓮子數粒，剛要覷敵發放，多臂石振英很驚訝的叫了一聲：「喂，且佳，你是鐵蓮子柳老前輩嗎？」

柳兆鴻嘻嘻笑道：「你也聽說鐵蓮子姓柳？」多臂石振英忙道：「你是柳老前輩，你可知道多臂石振英嗎？」鐵蓮子柳兆鴻道：「多臂石振英，好熟的名字，莫非你就是石夥計麼？」

就在這時候，華雨蒼，梁公直，也在外圍應聲叫道：「熟人，熟人，都是熟人，不要打了。這位可是鐵蓮子柳老英雄嗎？」

鐵蓮子收刀退步，張目四顧道：「不錯是我，你是那位？」

彈指神通華雨蒼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是柳老哥，小弟是陝西省山陽縣的華雨蒼。」梁公直也道：「小弟是蕪湖開糧店的梁公直。」

於是，武林中三位老英雄，在這荻港黑林道邊，不期而遇的相見了。多臂石振英，在江湖上，論輩分，和柳兆鴻乃是平輩；但按門戶說，又是彈指神通的師侄。彈指神通華雨蒼搶過來，給二人引見，衝石振英道：「振英，這一位是兩湖大俠鐵蓮子柳老英雄。」又衝着鐵蓮子說：「柳老哥，這一位是我們武當派的長門大弟子石振英，你們二位從前沒見過麼？你們二位爲甚麼在這裏動起手來？」

雙方互相通名，立刻住手，內中一人忙把火摺子弄亮了，彼此對面相認；跟着又道

歉，解釋誤會。柳兆鴻哈哈大笑說：「華老哥，梁老哥，我們好多年沒見了。」華梁二位道：「可不是，很久很久了，這些年你上那裏隱匿去了？」彼此敘話，石振英很着急的說：「三位先別敘闊，快過去看看那邊吧。那邊是華師妹，和柳老前輩的甚麼人，正打得熱鬧着呢。還有我的一個義子師侄，大概也教柳老前輩的人捉住了。」

華梁二人不覺愕然。華雨蒼忙道：「怎麼說，虹兒還在那邊動着手嗎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正是吟虹師妹，這時候大概還打着呢。我也不知道他們爲甚抓撓起來。我趕來的時候，師妹正跟柳老前輩動手，我那傻孩子，聽師妹告訴我，是教柳老前輩的門人捆起來了。柳老前輩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華雨蒼，柳兆鴻一齊說道：「別提了，我們快過去看看吧。」

彈指神通，鐵蓮子二位老英雄，如飛的撲奔黑林這邊。梁公直，石振英緊隨在後，一齊奔尋過去。要知玉簷杆傷勢是否有救，請看「二集山陽醫隱」自有表白。

